

HUMAN LIFE MAGAZINE

期一十第 • 卷九第

版出日十月一十年六十四國民華中

人生

宗孝忱



此身常放在閒處，榮辱得失誰能差違我；此心安在靜中是非利害誰能瞞我。



人生雜誌社發行

緬華佛教僧伽會宣言

(緬華佛教)
(宣言會來稿)

經云：「諸法因緣生」，本會的產生，也自有它的因緣，中緬兩國，地域毗連，可謂為兄弟之邦，且兩國多是信佛民族，關係尤為親切，惟以兩國的佛法傳承不同，發展情形各異，當印度阿育王傳布佛教時，分為「南傳」與「北傳」兩條路線，「南傳」佛教，是「巴利」語佛法，發展的路線是緬甸、錫蘭、泰國等處。「北傳」佛教，是「梵文」典佛法，發展路線，是蒙古、西藏以及中國本部一帶地區。雖然宏布的路線不一樣，但同是出於釋迦佛親口宣說的佛法，如四大海水，同一鹹味，祇因中緬兩國的政治胎型不同，緬甸素以佛教為國教，舉國人民對佛教有傳統信仰，佛教得到政府的扶持，我國原是一多宗教國家，佛法在中國宏傳是聽其自然的發展。其次，中緬兩國的民族性不同，加之社會風氣生活習慣與氣候皆差異，以之兩國間的佛教形成分道揚鑣的趨勢，千數百年來，各走各路，各執其是，從來不曾協調過！時代進步到今天，吾人應放大眼光向「世界佛教」四字上着眼，不能再有自大的觀念，要知佛在世時說法四十九年，並沒有「大乘」「小乘」分別說話，分大分小，乃是後人的知見，時至今日，應當促進中緬佛教通為一流，使「南傳」「北傳」佛法成為一個完整的佛教，這是我們今後努力的第一點。

緬甸佛國中，自有我中國佛教僧徒足跡以來，不下有數百年歷史，雖然中緬兩國僧徒同是一個信仰，同是出家佛弟子，同在一個國土一種佛法氣氛中生活，可是，我族緬僑僧至今尚不能得到緬甸人民之信仰與重視，實為莫大憾事！且緬人對僑僧每每咸以「頭家」「先生」之名呼之，與普通俗人一

例看待，顯然不承認我僑僧是出家佛弟子者，僑僧在緬甸社會上之地位，低落久矣！此雖是我僑僧之恥，亦是中國佛教之羞！我們為了愛護本國的教團及僧格與地位，保持僧徒應得之權利和尊嚴，不能再自甘放棄，聽受外人的鄙視，理當爭取，這是我們今後努力的第二點。

緬甸佛教風氣，凡僧徒多如律生活，其最顯著的是衣食兩項，均有一定之款式和限度，比丘一律披搭黃色袈裟，過午不進飯食，託鉢化飯，不自為炊，以示與俗人不同。然我僑僧一向保持中國原有之生活方式習慣，這，在我們中國本位佛教上說，原係為了方便，而素食一項，尤為中國佛教之美德，可是，在緬甸僧徒看來，出家比丘著俗人雜色衣衫過午喫飯，認為與在家俗人無異，因之生輕慢心而不尊敬，我們既明白緬人的心理，理當遷就環境隨順彼邦風氣，以免使緬人生起無謂之反感，西人嘗云：「適合環境者，方能生存。」而我國亦有「如魚不能離水」之喻，何況比丘衣食的規定，乃是佛制，且著黃衣含有威儀莊重之義，我們現在居留佛國，生活上除保持中國固有的素食習慣，其餘凡與緬甸佛教風氣有抵觸者，均不妨隨緣改變，彼既對我同情信仰尊敬，我們的身價地位亦自然提高，這是我們今後努力的第三點。

世界時局，變化莫測，我輩僧徒處世，理當自愛自重，不能隨波逐流，亦不能隨順世潮以標榜時髦，思想言行當以佛法為範疇，不作任何政治活動，吾們僑居佛國，祇可幫助緬甸國家的繁榮，使人民大眾同沐佛光，且我佛教僧徒本身原是社會的指導者，教化人群大眾拾惡向善為第一義，我們應該

站在佛法崗位為淨化社會事業作正當之貢獻，方是本等，這是我們今後努力的第四點。

查緬甸國中，統計有我中國大小寺廟不下二十所，居住僑僧近百人，雖然道場如此之多，僧徒有如是之眾，惜乎一向散漫各自為政，缺乏團結，且在南國居留日久，難免行持懈怠，染上不良習慣，在宏化上為了隨和僧眾之好樂，有時不免帶上若干迷信風氣色彩，漸漸失去佛教真價值精神，引起中外人士之譏嫌，誤認中國僑僧只知度日為活計，因之，我僧徒之清高身份無從表現，緬人對我僑僧之志趣本來認識不清，添上迷信舉動，更加上一層隔閡！宏揚佛陀正法，是我輩僧徒責任，吾人為使檀越施主對佛法生起正信，同時避免外人誹謗計，往後當積極提倡正當佛事，以符合佛教宗旨，其於有關佛教之不良風氣，當澈底糾正，使我僑僧的精神意志集中振作起來，不再有一盤散沙現象，這是我們今後努力的第五點。

我僑僧雖然在緬甸歷史悠久，因所奉教義及生活持習慣與緬僧不同，彼此不相往來，中國僧徒自以為是大乘佛教，不重視緬甸小乘佛法，而緬僧亦認為他們是正統佛法，視中國佛法為非佛法，彼此歧視，各存偏見，有此隔膜，使中緬僧徒情感不能交流，現在，我們不能讓這種不愉快的情形發展下去，要改正已往的錯誤觀念，當緬甸僧徒聯絡，互敬互愛，攜手合作，建立新的親密關係，希望中緬佛教打成一片，這是我們今後努力的第六點。

以上所標六點意向，也正是我們的六大使命，本會同人將忠實地去做，希望在最短期間一一促其實現，以揚我中國佛教之光輝，方不負吾僑僧信賴那愛護扶持之恩惠。惟願諸方大德長老慈悲不吝督促我們向前進步，不勝禱香。祝。謹此宣言。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念生

禪學大成第三冊凡例

本書第三冊收載百丈山大智禪師語錄一卷，及廣錄一卷，枯崖漫錄三卷，兀菴和尚語錄一卷，淨慧法眼禪師宗門十規論一卷，靈源和尚筆錄一卷，石門洪覺範林間錄三卷，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二卷，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一卷，都十三部二十一卷，當於原編第九卷至第十二卷。

百丈山大智禪師語錄及廣錄，唐代名僧洪州百丈山大智禪師懷海和尚著，一代之宗與行事，悉收錄之。明萬曆間，刊入古尊宿語錄中，日本德川時代，肥前長崎隱峯和尚，就明本選四家語錄，是書與焉。今據隱峯刊本付印。

枯崖漫錄，宋代枯崖圓悟禪師著，古稱禪門七部書之一，多禪者日常熟讀，供作修養資糧。宋咸淳八年（西曆一二七二）刊行。日本由南北朝足利初期印行，即所謂五山版者，流傳於世，今據德川時代刊本付印。

兀菴和尚語錄，乃鎌倉時代赴日本，得北條氏尊信之鎌倉建長寺第二世兀菴普寧禪師一代語錄。集在宋時及赴日本並歸宋後之法語。室町時代，即已印行，所謂五山版者，為世所重。至德川時，寶永元年刊無點本，流布亦廣。間有寫本。今據寶永刊本，以鎌倉建長寺寫本校之。

法眼禪師宗門十規論，一名「宗門十規論」。係禪宗五家之一，法眼宗始祖，大法眼文益禪師所撰，元至正六年刻版。日本康安元年，洛北妙光寺三光庵刊行。德川時代寶曆六年，曹洞宗乙堂大圓二師，為便於衲僧閱讀，合力印行。明治十三年，洞派出雲寺基於寶曆版印流通本，即今本所據。十

規乃禪師學當時宗門十弊，一一辨之，故以名書。

靈源和尚筆錄，一名「靈源筆錄」。寬錄宋代黃龍派靈源惟清禪師居常與程伊川洪範等先輩及門下，就宗門要旨之應酬書讀。初於天童山開版，南宋淳祐四年金華務本等重印。日本足利時代應應五年印行，流布叢林。今據德川時代京都書肆藤屋三郎兵衛發行版本。書名筆錄，即書簡之意也。

石門洪覺範林間錄，略稱「林間錄」，為禪門七部書之一。撰者宋寂普尊者名德洪，字覺範。師與林間處士談笑中，得聞古尊宿之德。叢林之逸話，諸佛菩薩之微旨，賢士大夫之餘論，隨時一一筆錄而成。宋大觀元年授梓。日本於足利時代應應二年印行，為叢林學者所重。今據德川時代寬永十七年重刊本。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略名「宗門武庫」，又名「大慧武庫」。南宋名僧大慧普覺禪師宗杲和尚撰，參學弟子道謙編為二卷，佛眼遠弟子雪堂道行補為附錄一卷。宋代隨大慧語錄入藏，亦有單行本。日本足利中葉印行，德川時代，除寬永刻本外，元祿初有冠注四卷本，叢林多學，裨益非渺。茲據德川時代之三卷本，亦以善本著稱。

入衆日用清規，一名「無量壽禪師日用清規」，又稱「日用軌範」，「入衆日用」，「入衆清規」。大慧禪師四世法孫無量壽禪師撰。清規乃禪林衆僧之日常規則，師採取百丈禪師之古清規，慈覺宗頤禪師之禪苑清規，為初參禪者示之軌範。撰於南宋嘉定二年，有數種刊本，今依天和二年所刻冠注本。

人天寶鑑，乃禪門七部書之一，大慧禪師曾孫

曇秀禪師撰。仿大慧之「正法眼藏」，編錄內典及儒老外典涉及學道用心，修行垂鑑之佳言秀句數百則，以資教化。南宋紹興三年付梓。日本足利時代應永年間據原版覆刻。所謂五山版者流傳於世。今據德川期之寬文十年刊本。

禪苑蒙求，一名「禪蒙求」，又稱「禪苑瑤林」。

南宋錯庵志明禪師取禪林佳話五百餘則仿唐李潮「蒙求」編著，以為學者照心之用。燕京大萬壽寺僧無諱德諫禪師涉獵五燈經錄，加以詳注。南宋保祐二年，經玉溪和尚刊行故一名「禪苑瑤林注」。日本足利時代傳入，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藏有後柏原帝大永六年寫本。坊間通行寬永十七年正月及寬文九年正月刻本，頗多誤謬舛訛。今據寬文本，並以傳燈，會元及其他僧錄參校，訂為善本之誤，俾近完璧。又兩刻本卷首皆有目錄五百餘則，今從略。

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亦單稱「修心訣」。朝鮮禪宗始祖龜日普照禪師撰。彼國公認為禪宗最要書籍。日本德川末葉印行，流布極希，今獲得原本，寧非深幸！

百丈大智禪師語錄及廣錄解題

百丈大智禪師語錄及廣錄收錄之語，即傳燈錄及五燈會元所載，至明萬曆四十五年刻入「古尊宿語錄」四十八卷中。日本長崎隱峯就明本錄出馬祖、百丈、黃蘗、臨濟稱四家語錄，刊印行世為禪錄要典，叢林所重。本書於百丈禪師一代九十五年中，應機接物，示衆之惡，行事之非凡，網羅無遺。言言句句，皆足以啟發學者，作修禪之規範，學道之資糧，垂示千古。就語錄與廣錄辨其內容，前者多記行事，後者多記法語，同為禪師遺錄而有此差別，當由編者及輯錄年代不同今已不得而詳矣。按傳禪師諱懷海，俗姓王氏福州長樂（今福建長樂縣）人，唐玄宗開元十二年生。幼離朽宅，長遊頓門。開馬祖道一禪師開化南康（今江西馬祖山）乃傾心依附。既嗣馬祖，應信請，住洪州大雄山（今江西奉新縣）大智禪師寺。（下轉十頁）

印度梵書時代以後的哲學

·明 圓·

四、耶覺哇爾却 Yain

—avalika 的學說

耶覺哇爾却，是越陀羅迦的弟子。他對於師說未能詳盡的地方，多能把它發揮出來。

出發點——越陀羅迦，是先基於轉變說，而後談實踐的。耶覺哇爾却，他對轉變說與開闢說，都非非常了解；但他主要的，還是從實踐方面來說起。他先觀察我人的現實生存，基於我人普遍的對立意識，以到達解釋理想為目標。為了觀察現實，在他的學說中，特別對世界形態，有詳細的說明：謂此世界，被包於水，其上漸次為風、空、乾達婆、太陽、月、星、神、因陀羅、生主、梵等。此世界，梵界最勝，居最上層。這許多世界，皆是由一統一的說它們是統一的理由有：外在的虛空 Akasa 和在內的虛空，它不啻天上地下，無所不在，包括天地三世及其他一切，供與一切事物作生成存在及活動之場所。總之，它包括一切而統一，為梵之異名。並顯示梵之量，為無限。內在的不壞者，它貫串一切，為一切之中心，作宇宙應有的一大法則或理法，支配一切並命令之。我人及一切，從之則正，反之則邪。它包括着一切相對，而自身為絕對。我人的言詮思慮，皆所不及。若強謂言之，都不外為否定的言

詮。這也就是貫串一切並支配命令一切的梵之異名。這樣，也正顯示着梵的實在性質，不得被規定。像這樣的解釋，終不外轉變說的理論而抽去了其中時間概念而已。耶覺哇爾却的如此說法，其重心乃在將不壞者，為一切物之中心。言彼於超認識超言詮之中，而有其單獨的見聞與意識。對此點，有一詳述其我的本質的必要：

我的本質——把我的純主觀性，弄得最明確的，要算是耶覺哇爾却。所謂主觀性，係指一切能動中的真的能動者，此即是我。由此我，使我等能呼吸、生存、見聞及意識。既由此我使我等能呼吸、生存、見聞及意識，則此我為我等言詮思慮所不及，乃當然之事。所以耶覺哇爾却，說此我是見、聞、思、識中的我，見、聞、思、識者，為見聞思慮所不能及。對這樣的說，若以積極的言詮和思慮，無論如何，都是不能的。倒不如對一切言辭，皆打上一個「非」，非 (Neti, neti) 的否定說，還比較適當。因為這非、非的意味，已直接指出為言詮所不能達。同時也意味着我人認識能力的不完全，為認識能力作批判。然而耶覺哇爾却的全根據，也許實際上不盡如此。耶覺哇爾却為正統婆羅門的一份子，梵我已經是最初所給與他的影響；他決不能將之完全無視。單單由理論批判而成立如此之說。莫如說他的這我之本質，是由於所謂識的一點考究而來；即是作為識的我之本質，以明其純主觀性。這樣，客觀地所求的梵，即是我；和主觀地所求的我，即是梵；或者被看為兩極端，像對立的樣子。其實以極大和極小的兩名稱，是可以被解釋得通的。若耶覺哇爾却及古奧義書中，決不是把梵說成它倆皆同一地存在着；簡直兩者即是一。所以梵之外無我，我之外無梵。越陀羅迦，是從此中的極大方面為主，就其趨向與味，將之為一。在那裡，適用時間的因果範疇，由一引出為多，成立其轉變說。耶覺哇爾却，是從此中的極小方面為主，將之為一。此一是一對多平行表裡地或者是相即地的即多為一，全是統一的。一切的一切，皆是全一。換言之，此一即是具體而普遍的東西。所以我，對於其第二物 Dyaita 和一切言詮，都是應該非非地否認的，是超認識的。當時與一般實有 Satya 實 (Satya) 識 (Vijnana) 知 (Jnana) 等，被等量齊觀。耶覺哇爾却，看重此中之後者，將絕對作為認識或知識。從之，與其作為實在的我

及梵，不如說是純主觀的超個人我被表面化。在這兒，却被作為個人的意識。

個人我——然而像上面所說的我，怎麼可以作為個人我呢？那就是說，在根本要求上，是說知道這，即知一切；一切即是我。所以就根本要求而言，不得不先將之作爲個人我。耶覺哇爾却，不論時間生成及因果，只是就純主觀的我，加以倫理之考察。倫理之考察，必是二元的。根據他的考察，說我，就是那麼着爲個人我。原來就我這東西看來，譬如縱說個人我，而我也不是不被想像有個人性的。又縱然暫時被想像爲個人的身體，而在概念範圍中，也全是同一的構成之要素，並沒被想像到在質上有所差異。那末，為什麼在個人，確實皆有各別互異的情形呢？這因為我，本性上是活動的。由它本性上的活動，雖然開闢宇宙成立個人，但什麼作意也沒有，只不過是不得不動的所謂衝動的能；在個人，特別被作為欲望 Kama——具體的意識之欲望。既有意識之欲望，便不得不有它的趨向與對象。這主要的，即是有和創造。在這裡，很明顯的已加入了倫理之考察。由這欲望，對具體的對象而活動，在心理上，呈緊張狀態，被稱為意向 Kraty。再進而表現於身體行為的，被稱為爲業 Karma。業的動作終了時，有殘存的善的滿足的與惡的不滿足的感情，被視之爲力；由它制止並規定下一瞬的欲望；即是使用性質的欲望增進，異性質的欲望減滅。所以從這被制止並規定以後的，欲望看來，其力量必定是前一瞬存續之活動。此存續之活動，被稱為爲先力 Puvapanna。這樣，循環反覆地活動着，即是個人的存在。因而我的本具的活動性，爲着具體的實際的活動，被設定範圍及對象。在這裡，有能動者與所動者，明顯地被成爲個人我的個人。所謂欲望、意向、業、先力力中，的第三業，是狹義的業；對此稱其全體業或第三第四業，爲廣義的業；特別是第四業。像這樣的業說，在耶覺哇爾却的學說中，是一種秘密的獨特之新說，而非大庭廣眾之學。

輪迴與解脫——超個人我不落二元，個人我是與客觀對立的主觀。主客觀的界限，通常以身體爲準。把身體和我，使與外部相對。然而帶地陳身機體時，雖常直接指外部對象，但亦常常連帶地指其機體。通常稱人呼吸、意和欲望、手和所作、皮和觸等，目和色、耳和聲、意和欲望、手和所作、皮和觸等

妙慧童女經講話 南子

(第十五講)

各位聽衆！妙慧童女對釋迦牟尼佛提出來的第六個問題是很簡單的，就是「云何得無怨」，怨，怨就是恩怨的怨，也就是怨。什麼叫做怨呢？就是人與人之間，因為爭奪財利，或爭奪功名，或爭奪愛情，爭得的一方，固然是歡天喜地；可是失敗的一方，却是怨天恨地，對勝利者一方面，恨入骨髓而懷着有必報的惡心，這就是怨。但是報復的方法、時間、地點，就要因失敗者一方面的力量而有變化，也許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報復，也許今生世沒有力量，而把這怨恨種子，帶到後生後世，待機會成熟再行報復。遠的不去說他，就如最近報紙上所登載的毀容案，在男人的方面，因為求愛不遂，而懷恨在心，為報復這怨恨，所以就不擇手段，用毒物毀損女方的面容。女人的方面，等於第二生命的面容被人毀損，當然一樣的懷恨，希圖報復，報復的途徑，唯有依法起訴。男人因受法律的制裁，有被判十年徒刑的。這種因果循環的報復，固然是快報極點。然而男人的方面，雖然毀損了女方的面容，但並不能滿足自己的愛；女人的方面雖然依法得到訴訟的勝利，使男人坐牢，但也恢復不了過去的美麗。這案子的結果，徒然使女人方面，因美麗的被毀，抱恨終天，精神上感到無窮的痛苦；男人的方面，是喪失了人格，良心和道德，不齒於人類，還要坐上十年的牢監。可算是兩敗俱傷，有百害而無一利。並且在佛法上說：這些男女双方的怨，並不因此就算已經報復，這些怨恨種子，可能帶到後世，而生生世世的彼此報復，永遠沒有了期。所以古人說：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現在社會上不斷的發生這些壞現象，足見社會道德的墮落，而社會道德的重建，似乎百分之百的重要。妙慧童女，感覺到怨毒之於人，為害太大，所以請問釋迦牟尼佛，我們處在這複雜的社會，如之何才能不招人的怨尤而免去循環報復的痛苦呢？

佛陀說：「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處世無怨。云何為四？一者，以無諍心親近善友。二者，於他勝法無嫉妬心。三者，他獲名譽心常歡喜。四者，於菩薩行無輕毀心。」釋迦牟尼佛，答復妙慧童女的意思是：修學佛法的菩薩，能够成辦四個條件，處於這濁惡世界，就可以不招怨尤，而洒然自得。現在讓我一條一條的依次講下去：

一者：「以無諍心親近善友」。諍，就是諍曲，諍曲，就是心不直爽，心不直爽的人多是口是心非，對人一臉的笑容，滿嘴的好話，但一肚皮的好詐，時時刻刻想欺人，是凡受過你欺詐而吃過你虧的人，當然就懷恨在心，時時想報復你，你自己也恐怕他人的報復，而時時感到不安。所以像這樣的損人而不利己的惡行，既然是兩無利益，不如不懷諍曲，而以筆直的心腸，待人處世，自然就不會招怨了。維摩經上說：「直心是道場」，就是這個意思。然而人們的性情

的前八種為能取 Garha，後八種為所取 tigarha。有時更加足和步行，大小遺根和排灌，心臟和知等的二列四種。說此等為認識和活動二過程的生理，心理之起源。身體上的機關，為出入之門；而統一些些的是意。意被統制於我，同時我又被身體所束所限制，為內光明 entaryotis。這是日常的状态；若由要求的眼光看來，要將之分為此世位 Idainlokashana 睡眠位 Svapashana 和彼世位 Porlokashana 的三種：此世位，指覺醒時。說覺醒時我住於身體的心臟之中，被稱為體內我 Sarita-atman。睡眠位有夢眼與熟眠之分：夢眠位的我不眠，為自我光明 Svayamityotis，依緣由心臟而分布的血管，巡迴週身。前面就其本性，對個人我，已多少有所發揮，姑且不提。現在到這時，稱之為識我 Vijnana-atman 或慧我 Prajna-atman。入於熟眠位，則純主觀而超認識的我，即被發現。在那時，是無欲望、無恐怖、無父母、無善惡業及二元的梵界。對此梵界，或形容之為最高趣 Parama-Gati 最上世界 Parama-loka 及最上歡喜 Parama-ananda。彼世位即是死，有輪迴和解脫之異。輪迴是未解脫；未解脫人，於死的一刹那間，收藏其身體諸機關之力離體而去。當時導引此我與我為伴的，是知或業。無知而有惡業的，陷入第三道，不容許它有所考慮。若是具有通常的知的，即由祖道去月界，享受其生前應獲的果報之樂。待果報享盡，便再來地上投生。但投生後的好壞，也要依據它應獲的果報。這是二重果報輪迴之說，是耶哇哇爾却由師承而來。然而就理論考察來看，作為個人生存的，不外為廣義業的不斷連續。利那利那的連續，亦即為輪迴。死，不過是每一利那連續中的特別狀況。正如現在甲利那時，不得不認其次乙利那的連續一樣，對於死的次一利那，也是不能說為斷絕的。固然，由甲利那到乙利那，事實上雖不能確保其必連續，但至少亦不能完全加以否定。所以乙利那及死後的來世，遂被應邀而至。當然，這也不能離開依據與事實。因而耶哇哇爾却說，人是應其生前行動而生。即是善是惡，惡是惡生，捨此身體而得良否的另一身體。這是一重果報的輪迴之說，與前不同。前面二重果報輪迴之說，是耶哇哇爾却的師承，這裡一重果報輪迴之說，是耶哇哇

本來都是善的，但往往因環境的關係而轉變為惡的。所以釋迦牟尼佛接著又說：「親近善友」。人們如果要想做好人，必得親近善友，善友，就是有德行的朋友，你有德行的朋友，常常親近，自然得到他的規誡和勸導，你自然的就變成好人了。孔夫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執其善者而從之。佛教的祖師說：寧可喪失生命，不可一日離善智識。這都是聖人所見相同，而同樣地注意到社會道德教育的重要。

二者：「於他勝法無嫉妬心」。他是指我以外其他的人。勝法，就是好事。都如官階的高陞啦，或者如得了愛國獎券的特獎而頓然的發了財啦，家庭美滿啦，豐衣足食啦。如果我以外的一切人，他們在這人們共同的欲望中，遭遇到這些如意的事，我千萬不要懷嫉妬心。嫉妬心就是因為他人稱心滿意，而我却偏偏倒楣，不恨自己的命運的不濟，或不肯努力，反而懷恨他人的得意，因而就設法破壞，非得要使他和我一樣的倒楣才甘心。這種惡作劇即使你做到了，但你的怨毒就結大了，所以嫉妬心要不得，他是招怨的導火線。

三者：「他獲名譽心常歡喜」。名譽，就是好的名稱。如武人的戰功有功，行政官的政績優良，得到國家勳位的獎賞，或者社會賢達，對於地方有功，得到民衆的稱譽和擁護。遇到這些事，而且是我的親戚朋友，或同鄉同學同事，我應為他常常的歡喜。因為菩薩的心腸，總是希望每一個衆生，都得到平安康樂，福壽綿長，他人的稱心滿意，就是我的稱心滿意。而且梵網經上說：好事向他人，惡事向自己，我們看菩薩的精神，多麼偉大。

四者：「於菩薩行無輕毀心」。菩薩的定義，就是自利利人，並且不是先自利而後利人，乃是利人即所以自利，可算把心理行動，都放在利益人羣的高頭。猶如撐船渡人過河一樣，你把人渡過來了，你自己不也渡過來了嗎？決不會你把人渡過河的那邊，而你自己還是在河的這邊的。所以學菩薩道的人，第一個條件，就是衆生無邊誓願度。「於菩薩行無輕毀心」者：就是菩薩先要認識自己，時時自己警覺自己，我是菩薩。既然自己承認是一個發菩提心的菩薩，就應該尊重菩薩行，不要輕易毀棄菩薩行。如自己常常尊重菩薩行，那就會無窮由心而常親近善友。對於他人的勝法，不會心懷嫉妬。對於他人得到的好的名稱，自然也會隨着歡喜。所以這四個條件中，應當以於菩薩行無輕毀心為其中心。菩薩不毀棄菩薩行，處處希望人家好，而且常存一個幫助人的大悲心行，自然得到人的擁護和讚譽，那裏還會招惹是非怨尤呢？各位聽衆！我們聽聽這部經，再打開眼睛來看看現在社會的底層，這種教育是否有提倡的必要，佛法是不是逃避現實，隔絕社會？佛法是不是迷信？各位也會明白了吧！「爾時世尊，而說偈言：不以諛諂親善友，於人勝法無妬心。他獲名譽常歡喜，不謗菩薩得無怨。」這是釋迦牟尼佛說完了以後，把所說的話，束成四句偈語，這偈語用不着我再講。就是最後得無怨的三個字，正是針對妙慧童女所問的話而說的。你問云何得無怨呢？你就照我所說的四件事做去，自然會得無怨。今天講到這裡為止，下星期一再會。

爾時的自說。把業說作為秘密的獨特之新說的，大概是自說。此中後者，後果為印度一般之說：如奧義書時代，正統婆羅門及王族以外，皆信此說。前者是特別的，屬於草叢多派；一直到現在，仍然在其派內被盛信。

關於解脫，越陀羅迦也分有兩個階段：謂比輪迴位較優勝勝的，我，由於他的知，先通神路進天界，而後漸次到梵界，解脫成梵。這樣的梵，被稱為一切自在神，Ishvara，支配神或人格的神。他的世界，即是世界宇宙形態上的最高層。然而稍一深察，就可以知道，解脫了的我，是再沒有業的存在。因為業，是主使成爲個人我的東西；到了個人我被解脫，個人我既不存在，而業也就當然沒有了。所以真的解脫，是絕對的絕對；使成爲絕對的絕對，都是由於業的解脫而來。耶覺哇爾却，對此分內外的兩種方法：外的方法，是學韋陀、祭祀、布施、苦行、斷食等而完成我知的實性，Pautiva，捨除對於子孫、財產、社交的希求欲望，巡遊行乞，如小兒般的離欲清淨。內的方法，是進一步由意認我，即是抑制此意，直觀大我，Maha-atman。在這裡，我們必須知道，由直觀體認其超認識的我，是什麼意義？耶覺哇爾却常說，我實在是不應該見到我的知，我決不是被對象化的東西。所以在這樣狀態下的知，不外乎如前面所說的成的意思。因此真的知我而成我，即是解脫。並非知我以後，才達解脫。這樣的解脫，決不待死後。得到了這樣的解脫，即無任何欲望、恐怖、罪惡、難多和兩元。簡直與熱眠位的梵界相同。但熱眠位必須再醒，證此解脫後，則永無退轉。縱有任何作業，皆思無邪，隨心所欲不踰矩，不受果報。這樣解脫的人的身體，到一定的時候雖然死，而我的我是不死的。那不死的我，就那末着即是梵。這是真的解脫，與前面所說死後到梵界的解脫不相同。前面是傳承之說，這裡是自說。自說與越陀羅迦相同的，是知即是成即是解脫。不過在實際論述時，常被混同，不能截然區別。如把真解脫的梵我，說為人格神似的也有。可是約輪迴位和解脫位而說，却是傳承說與傳承說相應，自說與自說相應。這就是梵字有男性及中性兩方面的由來。既沒專捨其一而另取其一，自然在記述中就難免混同了。耶覺哇爾却的這說法，在奧義書中，已經成爲權威，甚被重視。而影響於後世的，亦復不少。

六波羅密多論(中)

達虛

(3) 忍有三種：一、耐怨害忍，二、安受苦忍，三、諦察法忍。

A 耐怨害忍——由他人的怨害毀辱所生諸苦，以為是自己的過失及先業所招，一面能以泰然忍受不起瞋恚惱恨以圖報復，一面能夠動修利生事業，雖遭生死等苦而不退大願，故如是之忍，名為耐怨害忍。

B 安受苦忍——以建設人間淨土為自任，趣證無上菩提為目的，捨身服勞利生事務之中，雖受任何貧、病、寒、飢、渴、生、死等苦，悉能忍受，不為逆境所屈。如是之忍，名為安受苦忍。

C 諦察法忍——由一切有情無情的逼害，及自起的煩惱所生的一切痛苦之中，而自己善能諦察觀察諸法實義，了達諸法本空，能所俱忘，於是苦中不見苦相，堪任廣大甚深善法，隨自意樂，饒益有情，乃至成佛終不放捨。如是之忍，名為諦察法忍。

(4) 精進有三種：一、被甲精進，二、加行精進，三、無怯弱無退轉無喜足精進。

A 被甲精進——這是對發心上說的，就是在初發心修行之時，心內發出堅固誓願，勇猛勵行，遇諸障礙，而無退縮。如古代的臨敵兵士，被有鎧甲，示勇前進，無有怯退，如是修行名為被甲精進。

B 加行精進——是對加行說的。就是說修行六度的時候，無少懈怠，加功勤修，如是修行名為加行精進。

C 無怯弱無退轉無喜足精進（饒益有情加行精進）——這是對利生上說的，就是說在修行六度，利樂有情的時候，第一勇致力行，無怯弱退屈，第二堅猛更進，無有退轉，第三隨自意樂，所作善事，乃至成佛所觀責任無復放捨。如是修行名為饒益有情加行精進。

(5) 靜慮有三種：一、安住靜慮，二、引發靜慮，三、成所作事靜慮。

A 安住靜慮——修習八解脫，十勝處，十遍處等定，能對治煩惱衆苦，遠離慢見愛等染污法故，於現世得身心輕安受享法樂。故於解深密經云：「無分別寂靜極寂靜無罪故，對治煩惱衆苦，樂住靜慮。」如是靜慮名為安住靜慮。

B 引發靜慮——由此禪定能引發六神通等殊勝功德，故名為引發靜慮。

C 成所作事靜慮——前二種靜慮，是自利方面的事，此種靜慮，是在利他方面說的。是說於此靜慮中觀察有情，如遇諸苦之時，就在定中現諸神通，為除諸苦使得安樂，如是在靜慮中能饒益有情，名為成所作事靜慮。

(6) 慧有三種：一、無分別加行慧，二、無分別慧，三、無分別後得慧。

A 無分別加行慧——解深密經為「緣世俗諦慧」，在攝論義記解此慧義云「從聞大乘教，得聞思修慧，入偏計想空，通名無分別加行慧」。就是說由聽大乘言教後，修習四尋思，觀察一切法自共相無偏計執，離能所取而得四如實智，此智慧名為無分別加行慧。

B 無分別慧——解深密經為「緣勝義諦慧」。勝義諦，就是超尋伺，離言說，絕表示的內心正智所證的第一義境界，今緣此境界的智慧，故名為無分別慧。

C 無分別後得慧——解深密經為「緣饒益有情慧」，是說正智所證的勝義諦——宇宙人生的真理——乃屬個人的境界，他人不能了知，而為大悲心故，由根本智流出如量的後得智，即於不可說中而起言說，以方便善巧把宇宙人生的真理如量如理而示衆生，饒益有情，於是智慧，名為無分別後得慧。

六、六波羅密多不增減的理由

這六種波羅密多為甚麼唯說六數而不加減？這在經論中都有詳細說明毋庸贅贅，今就把經論解答的抄錄如下：

解深密經云：「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施設如所應學事但有六數？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二因緣故，一者饒益諸有情故；二者對治諸煩惱故。當知前三饒益有情，後三對治一切煩惱。前三饒益有情者：謂菩薩由布施故，攝受資具，饒益有情。由持戒的不行損害逼迫惱亂，饒益有情。由忍辱故於彼損害逼迫惱亂，堪能忍受，饒益有情。後對治煩惱者謂諸菩薩由精進故雖未永伏一切煩惱，亦未永害一切隨眠而能勇猛修諸善品。彼煩惱，不能傾動，善品加行。由靜慮故永伏煩惱。由般若故永害隨眠。攝論云：「何因緣故波羅密多唯有六數？成立對治所治障故。證諸佛法所依據故。隨順成熟諸有情故。為對治不發趣因故立施戒波羅密多。不發趣因謂著時位及著家室。為欲對治雖已發趣復退還因故立忍進波羅密多。退還因者謂處生死有情違犯所生衆苦及於長時善品加行所生疲怠。為欲對治雖已發趣不復退還而失壞故立定慧波羅密多。失壞因者謂諸散動及邪惡慧。如是成立對治所治障故唯立六數」。

七、六波羅密多次第的理由

六波羅密多次第者，簡而言之，即前後的波羅密多，能引生後後的波羅密多故也。就是說能夠了達法界緣起，社會互涉和緣生無性的道理，對於一切財富等等無所顧礙，而且能够布施惠人，對於身物一切既無顧礙，便能受持清淨禁戒。為要護持淨戒故，對於一切惱害逼迫，為恐破戒故不敢生起瞋恨反報，忍耐受辱，如是由戒而引生忍辱矣。為修忍辱故對逼害能忍受，對善法能繼續工作，如是由忍辱而引生精進矣。既能精進修學一切善法，即能攝動心成為一團如是禪定工夫始矣。既能修習禪定，由定生慧故，最後獲得出世大智慧矣。這樣

子由布施能引生持戒乃至由禪定能引生最後智慧，故曰前波羅密多能引生後波羅密多故，如是六度次第宜說也。在解深密經也這樣說：「善男子，能為後後引發故謂諸菩薩於身財無所顧惜，便能受持清淨禁戒，為護禁戒故便修忍辱，修忍辱已能發精進，發精進已能辨靜慮，具靜慮已，便能獲得出世間慧，是故我說波羅密多如是次第。」

八、各波羅密多的淨相

依前「波羅密多之得名」分上所舉之五相修六波羅密多，就得清淨波羅密多。然依各波羅密多，各有總別兩種：

(1) 總說波羅密多清淨相

(一) 菩薩於此諸法不求他知。是說菩薩修諸波羅密多法，不望名聞利養，故不欲求他人知其勝行。

(二) 於此諸法見已不生執著。是說修習各度時而三輪空故不生種種執著。此諸法已能自證證菩提果等的懷疑心。

(三) 於如是諸法不生疑惑。是說菩薩信解堅固故於修行六度時，不起修此諸法已能自證證菩提果等的懷疑心。

(四) 終不自讚毀他有所輕視。是說修六度行中，不起自讚為能修者，或忌人日修而毀謗他人。或有所輕視別人。

(五) 終不憍傲放逸。是說離了我執懈怠，故於修行中，不起憍傲高或懈怠放逸。

(六) 終不少有所得便生喜足。是說廣修諸行無厭足故，能所取空，故於修行諸度時，不生少得喜足之心。

(七) 終不由此諸法於他發起嫉妬慳吝。是說具足愛重隨喜欣樂作意，故不以自行法中，又見他人亦行，而生慳吝嫉妬等心。

菩薩修六波羅密多的時候，能依此七種相隨順修行則其所修六度，名為六波羅密多清淨相。

(2) 別說波羅密多清淨相

A 七種布施清淨相：

(一) 由施物清淨行清淨施——是說不以盜取的金錢或不如理等的東西——不淨物財等——而行惠施，名為施物清淨行清淨施。

(二) 由戒清淨行清淨施——不為名聞利養及諸惡意等心而行惠施，名為戒清淨行清淨施。

(三) 由見清淨行清淨施——是說以三輪體空，無有人我物等執見而行惠施，名為見清淨行清淨施。

(四) 由心清淨行清淨施——是說以同體大悲憐愛心等而行惠施，名為心清淨行清淨施。

(五) 由語清淨行清淨施——是說於布施時以歡顏笑容謙恭慰問後而行惠施，名為語清淨行清淨施。

(六) 由智清淨行清淨施——是說不為助惡行施，是要如實了知善惡事後而行惠施，是名智清淨行清淨施。

(七) 由垢清淨行清淨施——是說遠離一切貪瞋癡懈怠等垢而行惠施，名為垢清淨行清淨施。

此等施中，在瑜伽論，於一一施有十種相，其文繁多，無暇顧錄，總而言之，能如是七種相而行惠施，就可得為布施清淨相。

七種戒清淨相：

(一) 能善了知制立律儀——是說善能遵佛所制立的律儀法則，是名能善了知制立律儀。

(二) 能善了知出離所犯——是說如有過去已造諸惡，違犯律儀時，善能了知懺悔出離所犯方法，名為能善了知出離所犯。

(三) 具常尸羅——尸羅即戒，是說恒常守戒盡形壽命不捨棄，故曰具常尸羅。

(四) 堅固尸羅——是說堅守戒相，堅固戒體而不毀犯，是名堅固尸羅。

(五) 常作尸羅——是說於學處雖小戒，而不毀犯，恒常保全戒體，是名常作尸羅。

(六) 常輕尸羅——是說於萬一中誤犯戒行亦能懺悔復輕清淨戒，故名常輕尸羅。

(七) 受學一切所有學處——是受學一切諸學，攝諸善法，利濟有情，是名受學一切所有學處。

菩薩能依此七種戒清淨相，隨順修行，其所修戒，得名戒清淨相。

C 七種忍清淨相：

(一) 於自所有業果熟深生依信，一切所有不饒益事現前時不生憤發。是說菩薩深信因果業報，故於不稱心事逼害當中，以為自業所招，而不生憤發報復之心。

(二) 亦不反罵不瞋不打不恐不弄，不以種種不饒益事反相加害。如文可知。

(三) 不懷怨結——瑜伽論云：「他損惱時，亦無怨嫌，意樂相續，恒常現前，欲作饒益，先後無異。」

(四) 若誅時不令悲惱——深密云：「若求悔應時即受，不令他惱」是說他無理惱害菩薩，過後自悔不對，重向菩薩哀求懺悔時，菩薩不懷怨，馬上歡心接受，不令彼悲惱，才領受其懺悔。

(五) 亦復不待他來誅誨——瑜伽論云：「於有怨者自往悔謝。」就是說，如有人怨罵惱害菩薩，菩薩不待他來悔過，須自先往其處以為自過向其悔懺，以令惡者自心悔過。

(六) 不由恐怖有染愛心而行忍辱，相續經云：「如法哀受無畏無求，」深密云：「不為有畏不為飲食而行忍辱。」是說不為名聞利養唯以利他心而行忍辱。

(七) 不以作思而便放捨——瑜伽論云：「非一益已捨而不益。」是說利益有情，常行不斷，不以饒益一次，以為有恩於人，而不再行饒益。

菩薩能依如是七種相修忍辱，得名忍辱清淨相。



論信教自由

楊仁先

大家都說我們是人，同時全世界圓頂方座除有尾巴的猿猴

屬之類的走獸外，也都是人；關於人的來源，在佛教講是「因緣生」，即佛經上所說的「諸法因緣生」，不是先產生一個主宰天地萬物的神，然後由它來製造一切，這在二十世紀末期的原子時代，是人所共知不可能的事實，已不攻自破。佛陀見了人類的自相殘殺，弱肉強食，以及生老病死的循環「苦」，永無不息的在人世間的轉動，佛陀就發生了慈悲心，希望人類都能「離苦得樂」，於是立了佛教的教義和教宗，唯一的目的是「度眾生」。有了眾生，然後由佛來度，沒有眾生，也就沒有佛了！因此，佛與眾生（眾生包括世間一切有生命的動物，人亦眾生之一）就結成了不解緣。眾生是在「新陳代謝」的生生不息，佛的度生也是晝夜不停的隨着眾生的生滅在繼續不停工作。

我們很憐憫的得到了人身，也可說因緣而生在現世間，應該替國家社會創造些事業，倘若沒沒無聞的死去，那簡直是一架遺棄機器！對不起國家民族。佛陀說：「佛法難聞，人身難得。」我們既得人身，就不應輕易把它放棄，個個希望得成正果，纔不枉為一人世！

宗教是什麼？我國有無宗教？歷史告訴我們，我國也是屬於有教的國家，不可因為現用的「宗教」名詞，係譯自日本話，而就說我國無宗教了。其實，這個名詞還是「國貨」呢！不過日本人將它強化而已。我國儒家的中庸上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個「教」字即指宗教之「教」，非普通之刑政，先賢王陽明早在傳習錄中說明之矣。佛教講「修持」，也就是這個道理

實際說，我國宗教的形態在「禮」，周禮春官主要掌祭祀，古代祭祀，即是原始宗教；西洋的古代宗教也尚祭祀，故宗教都講「禮」，沒有不講「禮」的。禮字從示從豐，示即神祇，豐即祭品，亦可稱為供奉品，佛教中以密宗的供奉為最講究，其他各宗也都奉天上供的，教而不供者，就不成其謂教矣，因為它不供它的教主，對於「禮」就欠缺了！

三

文明國家的國民，都有信教自由之權，因為有憲法的國家，都定有一條國民「信教自由」的立法，我國以此，美國也以此。可是，現在你問人家信什麼教？他或她的回答是「什麼都不信」，這是屬於理智不明的一型；有說「是教都好，我都信」，這是墮頭草！

我國有些人，往往以月亮外國的圓來誇張其辭，自以謂我不信，我是科學家，是不迷信。其實，真的到過外國和歐美人士接觸過的人，都否認此說的。在歐美各國，倘若有人問你或妳「信什麼教？」或妳是蛇蝎一般的可怕，簡直是危險份子。多數的歐美人士，都以你是無宗教信仰，便是無神論者；不信教的人，恐怕有些靠不住，不能與他為友，尤其是赤禍橫流的今日，民主國家的國民，都怕遇着共匪，因為主無神論而崇拜唯物論的，只此一家，並無分出的不折不扣的朱毛匪幫的父皇帝「蘇俄」呢？一個人人生存在社會上，何必一定要信教呢？憑我自己的力量，也可以不屈不撓的，遇到這種個人的特立獨行精神，確實很值得敬佩。不過，到了真正危難的時候，究竟靠什麼站立着？倒是一個大疑

問？凡是說「我不信教」的，這個人很可能都是放縱恣肆，不是不信教，乃是他或她不敢見教主的的面，才說不信教的。其實，我佛慈悲為本，普度眾生，祇要你就誠心懺悔，就可以赦免你或妳的一切「業」，由大化小，由小化無，放大了胆來信吧！否則盲人騎馬，多麼危險啊！

現在正是「反共抗俄」的攻心戰的發展時代，總統蔣公說：「但是要使一個人收拾其破碎心理，養成其完整人格，科學還是無能為力的。惟有宗教信仰，和人生哲學的基本思想，纔是人格內在的安定力。」又說：「一個人沒有宗教，就失去了人生的歸宿，一個社會沒有宗教，就失去了精神安定力。我們要看清了共匪為什麼要摧毀宗教，纔能達到他征服世界奴役人類的目的，我們就能瞭解宗教對於人和社會的重要性了。」（民生主義育樂篇補述）從總統的訓示，我們深知宗教的重要性，尤其對於「反共抗俄」的心理戰正在劍拔弩張之時，我們要消滅朱毛匪幫的無神論，就要信教，至於信什麼教？那由你自己去選擇吧！不過，筆者請大家注意的，第一要研究教義，切勿盲從，人云亦云，更不能出賣慧命！筆者所希望的，也就是這一點為最重要。

（上接四頁）

山極高峻，吳源之水，飛下千尺，故名百丈。師住未春月，四方參學之徒，輻輳接席，常滿千衆。就中馮山、黃蘗等，為其上首。斯時法門日盛，宗風大揚，師遂決意首創禪居。先是禪宗寺院附律寺中，由是別立。詳定制度，稱為百丈清規。師為禪門獨立之創始者，故共稱為中興之祖。師又勤於作務，身為衆先，主事者密收作具，請稍休息，師曰：「吾德不足，何敢委衆於人？」既而求作具不獲，因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以是可知師之家風如何真摯，詢堪永垂模範。唐元和九年（西曆八一四）正月十七日示寂，壽九十五。付法弟子馮山靈祐、黃蘗希運等二十八人，莫非膝下神足，法中麟鳳。所著本書以外，有百丈清規二卷。唐穆宗長慶元年，勅謚大智禪師，塔號大寶勝輪。



美麗的未來境界

上

醒世將軍

「未來」這個名詞是很空洞的，也是很難懂的，不過「未來究竟怎麼樣」？却是人人願意而且急待知道的一個問題。尤其在去年十月四日，蘇俄宣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之後，太空旅行的幻想，即將可能實現；同時，戰爭的方式和區域也就進入了更殘酷更廣大的飛彈階段。因此，天真的商人，已經開始火星地產的買賣，據報載，截止十月七日的晚上，日本已有一百個商人，在搶購火星的地產；另一方面，幼稚的宗教（基督）徒們，却因戰爭的恐怖和威脅，便喊出了「世界末日」快要降臨的「福音」（其實是杯弓蛇影，擾亂人心）！那末，我們的未來究竟怎麼樣呢？且讓我們根據歷史的演變，科學的證明，以及佛法的解釋，作為研討和探測的資料，寫出下面這篇綜合式的報導。現在我們將這一個主題，分做兩個方向來研究。

（一）世界將往那裡去？

當地質學和人類學尚未發達之前，歐洲人根據基督教創世紀的推算，宇宙的形成，是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並且在「基督千年統治」的預言中，知道世界末日，是在公元後的十個世紀，直到現在為止，基督徒們，還在歇斯底里地喊着「耶穌近了，正在門口，祇是還有一步」，便是「神駕雲降臨」，毀滅這個世界，拯

救基督信徒的時候。他們並且說「在有文字記載的三千五百年的歷史中，戰爭的時候竟超過了三千一百五十年。」尤其是近代的戰爭，動輒是氫彈和飛彈，世界大戰的危機，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同時，在前一次大戰尚未結束之時，後一次大戰却已業在醞釀之中。所以基督徒們一口咬定，世界末日離我們不遠了，最可笑，是基督徒的幸災樂禍，每遇大地震，大冰雹，大旱災，大水災，以及火山的爆發，戰爭的發動，他們都以爲這是聖經預言的徵驗，也是世界末日的預兆。但是我却要說：可憐的基督徒，豈起齊來，面對現實，努力爲我們的社會奮鬥下去罷！不要杞人憂天地妖言惑衆了。因爲我們有下面的理由，能將基督教的看法全部否定。

先講中國的神話，中國人相傳，盤古開天地，盤古壽長一萬八千歲，盤古死後，有天、地、人三皇，天皇地皇各約十二人，每人各有一萬八千歲，人皇九人，共四萬五千六百歲。就是說，自盤古開始到三皇終了的年代，共約四十九萬五千六百年。我們雖不知道由人皇的末世到黃帝的年代是多少，但是黃帝的年代，則相當於公元前二千六百多年。從這個年代的計算，再看到近代地質學上的文化。據研究，人類的舊石器時代，約在公元前五十萬年到一萬年之間；又據近代發現的「北京人」或「中國猿人」，與我們的距離，也在四五十萬年以前；再依照地質學家的報告，地球上第一次的所謂「冰河時代」，也在五十五萬年前左右。這些資料，便告訴了我們，中國人的神話，遠較西方人近乎實際，因爲西方人說宇宙的形成，僅在公元前四千多年，該是多麼的幼稚，又是何等的荒唐！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言歸正傳」了。世界的過去，雖從考古學的地層下挖掘中，得到一些史前文化的蛛絲馬跡，但總非常有限，至於世界的未來，我們也還沒有羅盤的水手，飄流在浩瀚的大海，不知何處是陸地的歸宿。所以在世人的思想中，人生是一個謎，世界也未嘗不是一個謎。不過，我們雖然無法揭開這個謎底，最低限度，也該明白這個謎的大概情形，否則，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社會，豈不變成一個無聊和愚癡的綜合了。能够將過去與未來，解釋得比較清楚的，除了佛法的因緣和因果，實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佛法講因緣，也講過去現在與未來，但在因緣法則中，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地球——我們的世界，雖有它的成長和毀滅，但它沒有老子所說的「太初」或基督教所說的「創世」，也沒有老子所說的「物極必反」或基督教所說的「世界末日」，地球（或任何一個星球）的形成，是由於許多遊離原素的聚集，並非來自任何神的創造，地球的崩潰，乃是各種物質原素的解散，並不等於全部的消失，一切的生滅現象，在時間上是因與果的永遠延續，在空間上是因與緣的聚散流轉。所以我們對於世界的形成，不必感謝「神」的「恩典」，對於世界的毀滅，也不必抱有恐怖的心理。地球，只是我們無窮的生命旅程中的一個旅館，除了地球，我們還有無數的世界可住。因爲，當我們的地球毀壞之後，太空之中，也許又有一個「新世界」的發現或出現。不過，我們的壽命很短，世界的年齡卻很長，人類有歷史到現在，不過四五千年，地球形成到目前，却不知多少億萬年了，況且地質學家告訴我們，地球的年齡還輕得很哩！要等到地球旋轉的速度減低，地面的空氣逸脫，地殼的組織鬆弛瓦解，那真不知還有多少個億萬萬年了，至於地球會不會跟其他的星球相撞，照天文學家的判斷，太空的星球，除了很小很小的流星之外，都各有各的軌道，誰也不會侵犯到誰，唯有彗星「或掃帚星」是比較不規則的，但它要和地球碰上一次，實在比中愛國獎券的二十萬新幣還要難到不知幾千百倍。何況彗星的星體，是一種極其稀薄的空氣（比地面空氣密度還小二十萬倍）集團，萬一它和地球接觸，也不致造成世界的末日。

再說時局的演變，和戰亂的結果，是不是也會造成世界的末日，並且有人預言，將來的戰爭，可能以月球爲發射火器的中心，發射的目標則以地球的任何一个大陸，爲爆炸毀滅的範圍，按制火器的方法，乃用按扭操

縱的無線電波。照這樣說來，只要登陸月球的試驗成功，我們的地球便會面臨死亡了。其實，這些假想，完全是出於懦夫的白日見鬼，我們知道，野心家的侵略，無非是在奪取更多的資源和奴役更多的人口，如果這一個集團，將另一個集團徹底消滅以後，他們所得的是什麼呢？如果將地球搗毀了，他們又準備往那裡疏散呢？太空的星球雖多，但有的離我們太遠，有的却不適合於此世人的生存。太陽系中的行星，月球離地最近，但據天文學家研究結果，月球上沒有生物沒有水，連空氣都成問題，至於火星，由光譜的觀測，知道火星的氧氣少於地球的百分之五，水蒸氣少過地球的百分之五，已不是動物生存的環境了。再說如果人類能夠控制太陽系或銀河系乃至整個的太空，那又何必單在地球上戰爭？其實這也是多餘的想法。

由於這點理由，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戰爭不會毀滅地球。然而，另外又有人說，現在全球的人口為二十六億左右，據推算，到五十年以後的中國人口，就有二十六億之多了，那時候，糧食豈不成了問題，糧荒的結果，豈不又是戰爭的導火線？戰爭的目的豈不是在減少人口的大多數？這種悲觀的推測，簡直令人胆寒心悸，因為由於人口和糧食的等差之中，人類未來的歷史，實在是所謂「悲慘世界」的寫照！如果真的如此，我們對於目前的和平，根本就不必爭取了。其實這是十九世紀英國人馬爾薩斯人口的論調，馬氏曾說，世界之食糧以

算術級數增加，而人口之繁殖則以幾何級數增加，並料定那些沒有飯吃的人們，必在大自然的筵席中退位，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他們就沒有想到，人類的社會是進化的，人類的發明也是日新月異的，尤其是人類的發明，並不全部由於戰爭的刺激，如養蠶繅絲的發明，蒸氣機的初創等等，都是進化過程中的自然發展，那麼到了五十年以後的人類，就不能想出更好的方法來生產糧食嗎？要不然，大同世界的理想社會，豈不成了莫須有的空想或夢想了？現在且讓我們根據佛法的原则，看看地球世界的遠景。

人們不了解佛法，總認為佛法是消極悲觀和厭世的，如胡適先生所說：「因為厭惡現社會，故懸想那些無量壽，無量光的淨土」但是梁啟超先生的見解就比較深入了，他說：「夫佛教本非厭世教也，然信仰佛教者，什九皆以厭世為動機。」這幾句話說得非常中肯，但也說明了佛教後天的不幸！佛法本身，乃是積極救世的宗教，尤其是鼓勵人生美化，啓發社會創造的宗教。因為學佛的主要宗旨，是在「佛道無上誓願學」，「眾生無邊誓願度」，佛法中有兩句很著名的話「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這是說我們的心，和佛和眾生，都是平等的，因此才會引起「無緣」之「大慈」，「同體」之「大悲」的菩薩（救世）精神。同時，佛法雖以「人生是苦」教化世人，然又歌頌「人生難得」，讚揚人生的可愛，因為佛經上說「三世一切諸佛」，都是由人的境界，證得佛道的。所以佛法決不厭惡現實的

人生社會，並且還將現實的世界，給予無限的希望。佛經上說，釋迦牟尼以後，第二個在地球上成佛的，還有兜率內院的彌勒菩薩，彌勒菩薩在內院中住滿四千萬歲（可能是人間的五十億六百萬年），這在佛教來說，是絕對可靠的，也是絕對真實的，相傳當釋迦牟尼入滅以後，十大弟子中頭陀（苦行）第一的迦葉尊者，便拿着世尊的衣鉢，到鷄足山中入定，等待彌勒下生，親自將釋迦的衣鉢交給彌勒，可見佛教對於地球的壽命，有着多麼堅定的信心了。

再說，佛教對於地球世界的遠景，也是非常樂觀的，佛經上說，當彌勒菩薩下生人間的時候，我們的世界，早已有了永久的和平，並且人口衆多，財富無量，沒有煩惱也沒有困難，那時候的人類之中，絕大部份都已信仰佛法，那是一個人間淨土的實現。可見，佛教對於世界的前途，並不像基督教那樣的悲觀和恐怖了，而且這也是可能的展望，更是合理的憧憬。筆者曾說：近代的世界，雖然時常受着戰爭的威脅，但是人類生命的安寧，遠較古代有了保障，例如醫藥的進步，民主憲法和人權的尊嚴，都可說明現代文明的可愛；近代的世界，雖有民主和極權兩大集團的對峙，但是除了政治性的不合作以外，文化和經濟的交流，早已進入了一「天下一家」的預備階段，如果政治性的磨擦，一旦求得解決，世界的永久和平，還會不實現嗎？中山先生說，人類社會的生存發展，是在於彼此的互助合作。特別認為人類之間的矛盾是暫時的

病態，統一的和平才是永久的局面，所以中山先生深信「大同世界」的真實性，這與佛教的理想，頗為相近，因為佛教主張：「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如果到達人人都信佛教，個個都是「入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的實行者的時候，那不就是人間的淨土嗎？那時候，大家都能集中力量於教育生產和建設方面，科學的發展，社會的安定，人類的富足，可想而知了。如果有人說，要使人信佛，那該多麼困難，但請不要着急，我們的時代，離開彌勒佛出世，還有五十七億六百年哩！因為時間太長，所以佛教徒們，每每祝願彌勒佛早日下生。我們知道，釋迦世尊到現在，不過是二千五百年的光景，佛教的正信，却已佔了世界人口相當大的比率。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下一個結論：地球是會有一天要毀滅的，但在地球毀滅之前的若干億萬年，大同世界或人間淨土，却早已實現了，至於地球毀滅以後的人類世界，又是怎樣？那是下面的一個問題。

(二) 人生何處是歸宿？

「人生何處是歸宿」？這是一個哲學問題，也是一個宗教問題，不過，要把這個問題解答清楚的哲學和宗教，却並不多。西方哲學，偏重於自然界物理的探索，所以對人生問題，沒有把握，有一位西方哲學家，把人生比做一個人走在一條山谷間狹長的橋上，前面看不到盡頭，後面見不到起點，上下也莫測高深，好像在五里霧中，什麼也不知道。像這樣迷糊與

昏沉的描寫，的確也說出了多數人的感觸，但是，他們卻沒有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至於西方的宗教——基督教，雖說人生的前面擺着兩條路，不是信了基督，進天國（永生），便是不信基督，下地獄（永死），然而他們卻無法將這問題，求得合理的解決，比如剛出世的嬰兒，是無知的，是無信仰可言的，為什麼也要下地獄，再如沒有聽過耶穌福音的人，如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中國的堯舜孔孟，為什麼也要和暴君尼錄（Nero）——是羅馬皇帝，傳說他會弑母殺后，並以大饑羅馬城來取樂。流寇黃巢乃至所有的頑臣賊子，受着同樣的懲罰，一律都下地獄，這豈不是好歹不分的有失公平？再說中國的儒家，是東方思想的代表之一，儒家是以研究人生哲學著稱的，但他們只限於人本主義的倫理範圍，出生是人生的開始，死亡便是人生的結束，人死之後究竟怎麼樣，孔子則說「未知生，焉知死」了。中國人雖然想有個「泉下」的境界，但那只是幻想而已，因為誰也沒有去過「泉下」的經驗，所以對死後的問題，儒家是「存而不論」的。儘管人生的問題得不到明確的解答，人們卻從來沒有把它忽略過，相反地，儘管人們如何地研究推論，也不會找到有力的說明。曾有人這樣問過胡適先生：「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胡適的回答，却是：「現在的人最怕是有人問他這個問題，得意的人聽着這個問題就要發狂，不得意的人聽着這個問題就要發狂。」為什麼要發狂，要發狂？因為大家不知道胡適本人，也是一樣。古人說：

「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是人生的四大賞心樂事，可是一讀到「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的時候，又不得不聯想到「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的詞句了。所以每當人們想到生與死的時候，便會無可奈何地感慨萬千？像曹孟德這樣的英雄人物，還會吟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詩句來，有人說人生是個謎是個夢，也有人說人生是一杯苦酒，正因為人生受了生的限制和死的威脅，才會造成人類思想的兩種極端：有些人以為人生有一死，死了就完了，所以在未死之前，應該不顧一切地為所欲為，也不妨「今日有酒今日醉」地麻醉一番；有些人則以為人生數十年，僅如過眼雲煙，與其發奮圖強，倒不如退隱林泉來得清淨，尤其在社會混亂的時代，「不求聞達於諸侯，苟全性命於亂世」的孔明思想，也就容易蔚成風氣了。中國還有一派道教的思想，他們因為怕死，所以祈求長生不老之術，但是失敗了。其實，這種思想對嗎？當然不對。筆者是在前面引過梁啟超先生的一句話，他說：「佛教本非厭世教也。」佛教為什麼不厭世？請讓我們慢慢討論。

基督教的思想與中國的傳統，雖然出入很大，但有一點是相近的，基督教說人類的罪惡，是由於人類共同祖先亞當和夏娃的遺傳，中國人則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同樣是承認禍福的可以遺傳，我們也往往可以聽到這樣的咒咀：「缺德的傢伙，你不怕絕子絕孫？」可見，中國人對於人生的歸宿，是寄望於後代的子孫，這一點却與基督教的永生和永死不同了。然而當人們唱出「兒孫自有兒孫福」的論調之後，中國人的道德基礎，却又發生了動搖的危險。

佛教對於人生的看法，就不同了，佛教的根本思想，離不了「因果」和「因果」的原則，以因果解釋宇宙間的聚散成壞，也以因果解釋人生社會的關係；以因果說明時間延續的演變，也以因果說明人生來去的方位。人生，乃至所有一切衆生，在宇宙間，沒有一樣是單獨存在的，一個人的生存，必然要受他人的影響，同時也會影響他人，這種影響的關係，在佛法中講，便是緣。個人的存在，是「因」，外在的影響，是「緣」。個人的「因」，比如是種子，社會的「緣」，就如陽光空氣土地和水分。如果只有個人，不要群衆，他就不會變成偉人或聖人了。偉人聖人乃至成佛，在他個人當然是成功了，但是在他同一社會中的群衆，也不能說毫無功績，中國有一句俗語「花花轎子人人抬」，便是這種情調的襯托，佛之所以能够成佛，因為他在無量無數的生死過程中，發菩提心，廣度一切衆生，如果沒有廣大的群衆，作為救濟教化的對象，也就不可能有佛菩薩的出現了。

講到這裡，我們要解答幾個問題了：

第一，人死之後，也就是另一次生的開始：人的生死，如同我們搬家的時候，當舊的軀殼搬脫的時候，另一個新的住宅，已經在那裡準備好了，新住宅的等級高下，但看我們前一生的投資，作為決定的標準，什麼叫做前一生的投資？那就是我們給社會人群的貢獻，究竟是多？或少？或是透支？其中沒有什麼神秘，也不同經過任何神的審判，只是隨着各人自己深刻在意識中的印象（佛教稱為業力），主宰着各自未來世的命運。

第二，不信宗教，不一定就下地獄：這在其他宗教來說，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基督教。在基督教中，別說不信基督要下地獄，信了基督的，如果不蒙上帝的照顧，同樣也得下地獄，真正的基督教徒，也不像一般以信教為飯碗的人們，專門以廉價傾銷的口號，作為收買信徒的手段，說什麼凡信耶穌，即使再大的罪惡，也會得救。其實聖經上却說：「因為凡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衆條。」（見雅各二：一〇）他們的律法，便是有名的十誡，為便以明瞭和研討起見，不妨照抄如下：「一、除了上帝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二、不可為自己彫刻偶像，三、不可妄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四、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五、當孝敬父母，六、不可殺人，七、不可姦淫，八、不可偷盜，九、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十、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和財產。」，在這十誡之中，我們真不知道，憑什麼理由要說「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衆條」？如果當真如此，那末够資格上生天國的基督徒，究竟又有

幾個？

佛教沒有這樣的規定，佛教不但說不信佛的人都該下地獄，就是信了基督的人，同樣也會承認他們在善行，或慈善事業上的價值。前面說過，只要對人類社會有貢獻的人，都有他們應得的果報。因為有小許的貢獻，比沒有貢獻好，同樣的，不犯罪比少犯罪好，犯小罪也比犯大罪輕。所以根據佛教的看法，人們不用懷疑死後的去處，也不用懼怕死後會有怎樣的遭遇，只要自己對社會的關係，貢獻多於接受，那末你的死後境況，一定不會比現在更差。可見，除了作奸犯科的壞蛋，和喪心病狂的野心家之外，大教育家，大政治家，大科學家，大宗教家，以及一切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們，多有他們應得的好的果報。

第三、信仰佛教，才是真正的出路：我們知道，同為人類，為什麼人類之中還有高尚與下賤的分別呢？那完全由於每個人的環境、智慧、志向和毅力的不同，環境和智慧，依照因果的原理來說，是屬於先天或前生的感報，志向和毅力，却是在於後天今生的培養。沒有好的環境，我們可以從困苦中奮鬥出來，沒有過人的智慧，也可以用時間和努力來磨鍊，所以先天的條件，並不能絕對地限制我們的前進和發展，唯有意志消沉，缺乏忍耐精神的人，才有墮落危險的可能。這在佛教的立場上說，志向便等於「信仰」，毅力則相當於「願力」，不過佛教的志向和毅力，是由人生暫時的過程，拉長及於整個永久的生命了，因為今生的結束，便是來生的開始，來生還有來生，來生永無止境，除非超出了三界輪迴，生死死生是不會結束的。在這裡，我們便可以明白，為什麼要信仰佛教，才算是真正的出路了。人生有了信仰，便等於有了羅盤，我們可以在信仰中找到我們理想的目標，根據信仰的指示，向前向上，不斷地努力，繼續地邁進，即使這個目標太高太遠，或許也有很多阻礙，只要我們認定方向一步一步再按再勵地走過去，總會有一天會到達目的地的。如果沒有信仰，比如基督教十誡中後六誡，在佛教中同樣受到重視，不過基督教的目標太近太低了，基督教的理想是天堂，佛教的境界中也有天堂的說法，佛教却不以天堂為究竟理想，而以涅槃解脫為最終目的。（說到這裡，筆者有個看法，我以為天國或佛土，乃是境界上的區別，並不真有天國或佛土的存在，佛在人間成佛，成了佛還在人間教化，便是一個實例，至於佛滅後的境界，亦無固定不變而實有的國土可言。）天國在佛教看來只是享受福報欲樂的境界，並非究竟解脫的法門，所以當佛母摩耶夫人上生天國以後，佛陀還以神通的力量，去向佛母說法，免得在天國的福報享盡之後，還墮人間，甚至進入牛胎馬腹。基督徒說耶穌和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是最有權威的神，其實不過是希伯來民族的保護神，而且從新舊約中那些不合理的記載看來，也不能不使人對神的權威感到懷疑。佛教是一個理性的宗教，佛陀告訴我們走什麼路可以生天，走什麼路可以跑出生死範圍，走什麼路可以成佛，佛陀不開空頭支票，也不腐敗給人家吃，他給了我們一張通向成佛之路的地理圖，要我們以信仰作為方位判斷

的指南針，按部就班地修習前進，信仰佛教，等於得到了生命旅程中的方位指示。有了這種信仰，我們便不會再在人生的歸途中兜圈子走冤枉路了；有了信仰，我們便會勇敢地去克服任何困難，不受任何困難所困擾，更不會因了困擾而感到煩惱，試想，沒有煩惱的人生，該是多麼恬靜優美的人生呢？

不過，學佛不一定能够「立地成佛」，也不可能單獨地逃避現實，相反地乃是出生入死，加倍地吃苦，更積極地入世，所謂「九鍊成鋼」，我們信佛學佛之後，要以救苦救難的救世精神，來培養我們的慈悲心性，一直培養到跟佛陀一樣的偉大，才是我們學佛功德圓滿究竟。至於怎樣纔能在生死大海中，經常維持我們為群眾服務的精神，那就要靠「信仰」和「願力」來固定了，我們要以「信仰」對正目標，更要以「願力」堅定信仰，到了這種地步，我們除了對於成佛的信心和救世的責任，不會覺得生的可愛，也不會感到死的悲哀，這就是走向解脫而接近於解脫的境界了。那時候，我們還怕地球的毀滅嗎？地球毀滅之後，同樣還有更多更大的世界，和那些世界上的群眾或眾生，等着我們去作巡迴式的服務哩！親愛的讀者們，幫助人家接濟人家，豈不比要人幫助，接受接濟更偉大更愉快些？拿出我們熱愛和慈悲的心，分贈給那些正在痛苦呻吟的人們溫暖一下罷！這是什麼？這就是人生歸宿方向的開步走！

四十六年双十節

「今日佛教」發行佛教歌集

徵求歌詞聲明啓事

本刊自發行以來，荷蒙讀者一致贊賞，使本刊在艱苦中得有如成。成就，此功當歸於海內外千萬讀者。本刊同仁更應振作精神，追隨讀者，極力謀求擴大本刊事業範圍，報効讀者。

本刊向以「新時代」、「新思想」、「新作品」的姿態，揮足於佛教文化界中，自亦應重視並提倡新佛法弘法利生。

近年來佛教文化事業，在各方面均有長足進步，尤以音樂教化工作，已漸次步入新的「音樂時代」，各地紛紛組織歌詠隊；唯在歌曲作品方面，雖已不少發行，但仍供不應求之感；本刊有見及此，刻正計劃出版「佛教詩歌集」；該書特請名家作曲家張弓居士作曲，並擔任編輯；內容包括廣調，以四百首分類用大譜表（五線譜）加以和聲伴奏。精裝編輯成集，預定八個月至一年後出書供應，敬希諸方大德居士，惠賜歌詞，以圖及早完成本刊及作者此一偉願。

張弓居士曾畢業於前南京三育音樂學院，在臺高足三十餘人，此次應本刊歌集之聘，定能為佛教音樂放一異彩。附錄徵詞要點於後：（一）每首詞請超過二百五十字。（二）有佳作不受此限。（三）歌詞經「曲式」處理後撰曲者有刪改權。（四）如須退稿時請特別註明。（五）來稿請寄本刊編輯部（臺北市中正路善導寺）

今日佛教月刊社謹啓



信仰的「升一格」

熊炬明筆記

——四十六年一月九日張弓居

士講於花蓮宮下

諸位先生，諸位同學：

今天我站在諸位面前，和大家講幾句話，這在佛教來講也是一種因緣，然而在我還沒談到正題之前，內心裡覺得非常難過，因為從前我所反對的，認為必須打倒的，今天却反過來去擁護而又必須盡全力去扶植它了；這真是自打嘴巴，自食其果；老早就想寫一篇以「信仰的轉移」為題的文字送佛刊發表，正式的向我從前的朋友們表示，我的宗教信仰已經「升格」了，但是，總是有種下意識而無理的「面子」問題存在我的心中，恐怕老朋友們不懂個中道理而笑我信心不堅，所以遲到現在還沒動筆；後來我想了又想，我既獲得了真理，得到了好處，這是我的僥倖，是比他們較先得到了利益，似乎我必須也得讓他們知道其中的原因及經過，進而使他們也能和我一樣地獲得這個真理的利益，才不愧於我的良心，因此我便鼓起這老早就該鼓起的勇氣，在這短短的時間中，向各位同道，尤其是基督教的兄弟們，作一個簡短的口頭報告，但我想把這個「信仰的轉移」的題目，改為「信仰的升格」才好，因為這樣對我自已說是光榮得多了，這並不是想藉此在諸位面前作「標新立異」的主張，因為我認為第一，世界上所有各宗教的教義都包括在佛學之內，正如小學中學的學術都包括在大學之內一樣；那麼我的「轉信」佛教，也就等於由小學中學而升到了大學一樣的了。第二、

今天，我能以佛教徒的身份，在各位面前說話，覺得非常興奮和激動，應該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但在這樣短暫的時間中，我必須提出幾個重點向諸位報告，才不會浪費時間，所以我只好就以下幾點來說明啦！

第一、我怎樣維持了三十年基督徒的生命？

我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中，在「先入為主」的環境下，自然是無條件的接受了它的生活和習慣；由小學中學一直到專科，都是在教會學校中完成了學業的，在那樣悠長的歲月中領受了「教」，而能風平浪靜的走過來，首先必須依靠「無疑」的信心，基督徒所以能產生信心的原因，很簡單，這也是一般缺乏哲學性認識的人們最容易被擊中之一個弱點，何況是處於家族傳統環境中的我呢！我們認為宇宙間所有的一切東西，都必有其「主」，如一間房子是為「人」所造成，一支手錶很正確地走了二十四小時，是由於它內在的發條力，而其發條却是「人」所為之轉上去的動力所使然，我們憑著這種直覺的去看，這樣一個複雜龐大的宇宙系統，其間那樣有規律的力行着，也必不是偶然所發生的；既然恒久的有其規律，其中必須得有一「主宰」來操縱控制才成；根據這種認識，我也和其他的教徒一樣地承認和接受了這位「宇宙之主」全能的上帝。

基督教的全部義理，只是一部新舊約全書，舊約所記載的是從上帝創造世界起，到耶穌降生為止其間經過的事蹟，新約則是記載由耶穌降生到世界的末了其間所經過的事蹟的；我

們信基督教，當然必得細心研究這部唯一的經典，因此我對於聖經研究的經過，有了兩點感觸的結論；第一是發現了許多文字記載的矛盾及上帝不仁的作為，如舊約的約伯，上帝為了試探他對上帝自己信心的程度，而殘忍的殺死了約伯九個無辜的兒子；這種不仁的舉動，人類尚且不忍如此，致于上帝卻不知怎樣說才好。第二是新約中的猶大（其詳情會於臺灣佛教上發表了），他懷抱了自己，協助上帝完成了上帝的「救贖計劃」但到最後上帝却反而把他打入了「硫磺火湖」，這種「過河折橋」的做法真是太驚人；這即已違反了「人道」，何況是身為「萬物師表」的「神道」呢！這些只是我隨便說出聖經中的一點點罷了，然而當時我卻把這些上帝的「不是」全都自己予以否認，其原因像是很正確的，因為我以為（凡是基督徒都以為）所謂神，他是絕對的，是有「權」的，他能創造萬物，管理宇宙，我們即處於「被造」的立場（也就是奴隸的立場）自然只有順以，或向上帝獻媚以求得他的歡心而降福，人與上帝之間是沒有法庭的，正如我們對待我們自己所造的木偶一樣，因此我們只有向他服從，這樣一來，還有什么話可說呢？其次是基督徒不接愛世學，除了聖經，其他的哲學書籍，都被認為是魔鬼，我為了遠離魔鬼的引誘，就必須遠離一切聖經以外的哲學書籍，有時候偶爾的看到一點「一經「覺醒」，就得立刻拋掉，向上帝祈禱增添神力，驅逐魔鬼，因此當時所看到的一點知識印象，也就

被自己硬性的從腦海中挖出來拋掉，諸位先生，在這種情形之下，可想我少讀了多少書，就誤了多少求學的機會，就是一直到現在，除了一腦子的「上帝」外，仍是一無所有，我在那些「虔誠」「熱心」的崇拜下，所以才能不動不搖的維持了三十年的基督生命，泯滅了半生的天賦良知，回想起來真是可惜！

第二、我聞佛法的經過

去年六月間，我因病住醫院，一天到晚躺在床上，實在太寂寞了，如果光看聖經，只要三四天就看完了，何況聖經我已讀得爛熟，再以之消遣，就會得到相反的效果了，正在這時，有來看我的朋友們，恰巧帶來了一批雜誌，其中無意的挾帶了幾本佛刊（因為他們知道我是基督徒，其中倘有是我領進教會的，自然不會故意的），我在那「既不擇食」的心情下，才開始讀那些「不捧上帝」的書冊，偶爾的拿起了一本佛刊；基於人類天賦理性的要求，讀了幾篇文字，雖然已有「食鹽知味」的感覺，但又因為那是魔鬼的勾餌，是上帝所不喜悅的，又立即放下不讀了；但時間長了，不讀這些書那只有望天花板，在那種難耐的寂寞之餘，又常常的順手拿起閱讀，讀了幾本之後，我的心靈突然有所覺悟，此時在我的理性上，如同處於漫漫的燭光長夜中，望見了黎明的陽光一樣，也像久居井中之蛙看見了大海一樣，當時就不自主的拍掌叫道：「呵！在聖經之外，還有這樣高深的學問呀！」興奮的程度使我忘懷了上帝的監視，正像紅樓夢中劉姥姥

一進大觀園，眼界大開，歡喜得忘記了自己，碰上了鏡子一樣，腦袋雖然有些痛（本性與基督意志交戰的結果），但也歡喜得無以復加，從此以後，我便揀起了身邊所有的佛刊，細心的讀完，在那短暫的半年中，又蒙各方大德們的惠賜，寄贈大批的佛書，八百萬以上的文字，裝入了我的腦海，聖經的意象即被壓蓋下去「佛的知見」便取而代之，直到去年十一月三十一日，覺得時期已至，才正式皈依做一個新佛徒。

第三、基督教義的「問題」宣告成立

在過去那些時間中，對聖經的義理，並不是沒有發生過問題，而是一經有了問題，就自己無理的設法把它取消，青年人往往會把理智埋在熱烈的感情中，如今才知道，基督教義的確是一個感情的宗教，在目前分析起當時的情形，根本就沒有一種「純信仰」的存在，所謂信仰也只不過是一種如醉如痴的感情而已，直到如今，年歲稍長，血氣不復像過去那樣剛了，如醉如痴的感情也漸漸地平靜下來，在理智的心田中，方覺得虛空無物，求知慾也漸漸地提高，「神學」的理論，實在是不能滿足我理性上的要求，因此當我再參以佛學及自己的哲學概念，去正視聖經時，聖經的價值就急劇的下降，許多基本教義上的問題便正式的在我心中成立起來。

想：追求真理應當把這些枝末問題留在最後，首先應當探討其基本義理，如其基本教義能够成立，則枝末問題，也最多不過是一種後人誤會與附和所致；那是不會有多大的問題的，但在佛學上求理的精神，却是透過現事物，而基督教之求理（根本沒有理可求）則是超越現事物直接講「神」的；他們的枝末問題當然也就一堆一堆的累集了起來；然而他們偏一口咬定說聖經就是真理，那麼枝末既然出了問題，也就等於真理出了問題了；然而就我個人的感覺，聖經實在不能算是真理，因為裡面實在沒有記載什麼「理」的，只是一個記述帶有歷史性的文學形式而已，有人說它是一部神怪小說，這實在是比較合理；聖經中有對某些「神蹟」顯現原理的說明，那才近乎「真理」的，可是他卻一味的大談「神的大能」，至於這個「大能」怎樣才能的，他却「不能說明」，要就佛教的淺解，凡有其事就必有其理，因事明理，因理顯事，所謂「事理不二」才是真理；而事實上，世間上的事物也的確是沒有那一件是偶然發生的，這也是因果的關係，聖經上竟「事有理無」，那麼真理的價值在那裡呢？現在我就基督教義的基本問題，簡單的舉出幾個，說給諸位聽聽：

第一、科學家研究證明地球已有四十多億年的歷史，如「北京人」就有二十萬年了（當然科學家們憑藉自己的意識作物質上的研究，並不能全完可靠，但他必定是比較與「真實性」接近），但基督教的說法，是從創世

紀中第一代的「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的時代，一代代的算下來，直到現在，尚不到六千七百年的歷史，這個數字的比較，是相差得多麼懸殊，因此基督教的牧師們，面對着現實人們理性上的打擊，就不得不改嘴說「往昔的時間性和現在不同，可能有「千年如一日」的意義了。

第二、聖經上說，萬有都是上帝所造的，那時時間與空間是也包在一萬有之內呢，如照表面上講，時間和空間是看不見的東西，正是「有」的反，姑且不列入「有」之內，但這兩件看不見的東西，却實在存在的，那就必然是先上帝而有的了；若時間的長度是無始無終的，空間的大度是無邊無涯的，如果照創世紀中所說（姑且認承上帝創造萬物之說），那麼也僅只有太陽系是上帝所造的（因聖經上說「有日頭有月亮」故），而上帝所說的「萬有」，也只不過是「他所造的萬有」而已；但是如像太陽系那般大小的空間，若放在「無邊無涯」的廣大空間中去比較，那又是微小得看不見了，如果以「滄海之一粟」的話來形容它，那末除了在這一粒米那樣大小的空間中有了受造之物的存在外，其他更大的空間中又是什麼「存在」呢；其次，以創造萬有一直到現在的大千多年中的這個時間性來說，若把這一段時間，放在無始無終的更長時間中去衡量，在其尚未創造萬有之前，上帝又做些什麼呢？抑或是上帝睡覺了？但在其睡覺之先又是幹什麼呢？話再反過來說，如果說時間和空間也包括在其所創造的「萬有」之內，那末

在其尚未創造這個時間和空間之前，當然是沒有這個時間和空間存在的，若沒有時間和空間的存在，上帝以何（空間）為立？又其以何過程（時間）而造成萬有呢？這真是一種不可想象的「真理」了！

第三、萬事萬物的成立，都有他的目的，如一顆小草的勃物茁長，是以「生存」為其目的，人類生存是以「服務」為目的，一支茶杯是以「乘水」為目的……總之凡是造就的某件東西，都有其各個不同的目的，今問上帝創造萬物，又以何為其目的呢？如果以許多神學權威者所說「上帝創造萬物的目的，是藉以排除自己的空虛與寂寞，那就怪不得自古以來的水災火災地震刀兵籠罩了整個的世界，在天文鏡中，殞星像「天女散花」般的往下直落；新約啟示錄中所說「必須等到全世界的人死亡到四分之三的數字時，上帝才把撒旦（魔鬼）用鎖鍊細綁這倒上帝的心話了；上帝面對這個熱鬧的場面，一定是看得眼花撩亂，笑逐顏開了，怪不得李耳說「上帝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真是獨到的見解；若真的如此，那豈不是「路臂擰不過大腸」，我們再怎樣作好修德，也無法挽回上帝自己故意所造成的這個「唯恐天下不亂」的局勢了；然而他却把自己所造成這些罪惡，當着他的子民（基督徒們）用「猶哭老」一般的假慈悲推到魔鬼的身上，難怪尼羅王把焚燒羅馬的罪過推到基徒的身上，大概這也是跟上帝學來的吧！話再說回來，上帝若也有空虛寂寞之感，那豈不是與凡夫無異，這些真理誰能相信呢？

第四、上帝特別愛護人類，所以把他所造的萬物，都供給人類享用，如豬牛魚鴨等都是賞給人類的肉食，如此人類本應該歡喜接受，以感他的洪恩，大開殺戒才對，然而其結果却有更多的（連他自己所揀選的子民以色列人都在內）先天的有着一見其生不忍視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與上帝相反的美德，這些人何獨「自賤」到如此？若這樣，聖經也不過是一本「神權」小說，上帝也不能稱為「真理」了。

第五、今天人類繁殖發達到如此的程度，却是上帝將錯就錯，對「人類始祖」施以刑罰的結果，因為上帝起初造人，除了亞當之外，並不打算造出更多的人，但由於亞當的請求，才答應造出夏娃來，如此二人也就算了；但這兩個被造的人，違反了他的意志，偷吃了生命果，上帝的震怒就臨到他們的身上，罰男的「終生勞碌



讀者來函，建議本刊重換一個較好的封面；現在我們決定自本刊第十卷更換。

目前，我們雖然已請專人設計了幾幅封面圖樣，但編者覺得也並不十分的理想；為了慎重起見，最好是希望本刊的作者和讀者們給予我們的幫助，發心設計幾幅較好的封面來。

本期因為稿擠，「塵梵隨筆」及「宇宙人生的本體論」二文，暫停一期，敬希作者幸勿見責！

才得餬口」，罰女的「增加妳生產的痛苦」，由此可見如不是由於夏娃受罰「增加生產」的結果，人類也就不會如此的繁榮了；後來上帝乾脆把自已所造成這個錯誤，全部掩蓋，所以他才「送假人情」對亞伯拉罕發誓說「我必使你的後裔像海灘上的沙那樣多」；各位再看下面這一連串使上帝驚心的事情，却都是他自己所鑄造的：不知為何什末上帝造了一顆生命樹和蛇（魔鬼），這蛇引誘了女人吃了生命樹上所結的果子，人就因為上帝的錯而犯錯，但上帝不因人因為他的錯而犯的錯，人便受到了刑罰，結果由於「增加生產」的原因，便形成了這個「人海」的世界，可是衆多的人，並不聽他的吩咐，於是他又後悔說「我後悔我所造的人」了，因此他又使洪水消滅世界，但他又恐怕從此絕了人種（他不能再造嗎？為何還留下那個帶有遺傳「原罪」（亞當夏娃偷吃

生命果之罪）的諾亞一家人呢？等到四十晝夜的洪水將全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淹死以後，他又說「我毀滅了我所造的一切」（又）使我後悔了」，於是他就以虹為記，和諾亞立約，以後不再以洪水滅世了……呵呀呀！上帝，真理的上帝，何竟自己胡塗以至於此？真理的顯現，要朝三暮四，那還叫什麼真理，神的旨意要前為後悔，那還成什麼神呢？

各位同學，尤其是基督教的弟兄們，我們應當發揮自己的良知，想一想，評一評，別浪費了我們的理智，任盲目的感情來鋪張我們，以前我們常對別人說「佛教的學術是「人」的意識，無法以之測知神的意識，可是你「信上帝」的意識是不是你自己「人」的意識呢？若不是你的意識，是誰叫你信上帝的呢？難道只許以「人」的意識去信上帝，就不許以「人」的意識去研究上帝的意識和一切的真運嗎？

給作者與讀者

南亭老法師的「漢明帝與佛學」；東曜法師的「人生的痛苦與解脫」；龍慧居士的「僧伽泛論」；愚人居士的「太平天國之革命及其影響」；駱菲居士的「何處是歸程」；謝鳴高居士的「談談學佛問題」；夢齡居士的「真正覺悟的人」等諸作品，決定下期刊出，敬祈作者原諒。

文殊法師交給本刊發表的「寶島旅行記」一文，因為有時間性的關係，

前在本刊青年讀者聯名來信，要編者請謝冰先生為本刊寫稿，經編者致函謝先生，現已蒙其允許，下期先刊一篇以通訊為題材的文章與本刊讀者見面；這裡我們先向謝先生致謝意！

上期本刊「華嚴法會側記」一文中之證明，次第比擬華嚴境界，為時也是編者的疏忽，給工人排掉了，同正，並向作者致歉意！特此更正。性如

關於阿彌

陀佛的辯

論

梵影
輯(上)

一、前言

「阿彌陀佛」這四個字，真是膾炙人口，無人不不知；然而，阿彌陀佛四字的意義，却很多人弄不清楚，甚至將四字含義誤解，這就誤導了這道問題，我們曾公開在報紙上爭論過，導源這道的主角，是橫城星報日報社會服務欄。一天，一位讀者焯安君，投函社會服務版，詢問「阿彌陀佛」四字之含義，編者即答覆：「阿彌陀佛」譯白話文意爲：「超度我吧」！這種答覆完全違背原意，且過於偏狹，筆者一時偶動大發，投函報館，說明阿彌陀佛譯意爲「無量壽光覺者」，燕函幸得在報上刊出，且附有編者先生答覆筆者的信同時刊出，（文長不重錄）。

事情已經過了很久，却有一位常喜大師投函編者，指出燕函之不當，贊成編者之意見，觀其筆調含沙射影，難免有吹毛求疵之嫌，本來，這事對個人榮恥，到也無所謂，然事關衆生知解問題，佛教教理問題，筆者不能不有所申辯，以明是非曲直。當時乃直接致函常喜大師，詳述阿彌陀佛之要義，發表在星報日報上，後來筆者感到那封信理由固然充足，但意義尚有未盡，爲了使讀者更進一步明白，再寫給常喜大師一封信，以補前信之漏洞。接着又有虛明法師及一位，徐居士前後發表高見。

本來，報章所擁有的讀者，較佛教雜誌爲多，在報紙上發表過的東西，用不着在佛教月刊發表，不過報章讀者只限於當地，顯然不及佛刊流通之廣，故有轉載的價值，略述原委於前，下列數件原因，公諸佛教高明指正。（梵影附誌）

二、致星報日報編者函

敬愛的編者先生：

不慧是貴報長期讀者之一，每見先生替人解答難題，有問即有答。先生博學多聞，這是無可否認的，爲社會服務的精神，尤令人肅然起敬。茲有一點要事，特誠意與先生商榷之。

貴報十月二十八日問答欄內，先生答焯安君「南無阿彌陀佛」譯白話文意「阿彌陀佛超度我吧」！此說恐有所誤，按這六個字原文是「Namo. Mitabhaya, Buddhaya」又名「Namo. Mitayus

Buddhaya」譯我國文意即「歸命」（南無）無量壽光覺（阿彌陀佛），或簡言「無量壽覺」，蓋此語是佛教中最熟識的佛號，是修淨土者之鎮鑰，信徒誦之，爲了免人重踏疑網，不慧不揣冒昧，草此奉呈，尙祈先生鑒察，早將燕函刊登社會服務版，以釋衆疑，不勝禱禱之盼禱也。

又者：先生根據「佛學淺說」解答阿彌陀佛之譯意，不慧以爲該書或有錯誤，否則即是外道借佛教書名之；而其見解實與佛法理論背道而馳，望先生不妨再將原書考查，最好，關於佛學問題，多檢閱佛學辭典，則萬無一失了。順頌

編安

不慧梵影草上

三、常喜大師致編者的信

星報日報社會服務欄編者先生道鑒：

納平素愛讀貴報，尤其敬佩本欄編者之洞明世事，練達人情，站在社會前面，作爲許多黑夜迷途者的明燈，具此先覺而覺後覺之高尙精神，又何異我佛之現身說法。

奈自秋來，賤體忽感胃疾，習靜多日，未遑閱報，直至前日，始將各期檢閱一遍，獲悉梵影法師投函貴報指正阿彌陀佛，其義爲無量壽光覺，並認「佛學淺說」爲外道借名之書。將這一瓶水倒在瓶裏，未免使人無所適從，其實佛之所以爲佛，名無可名，原非一覺字足以稱之。六祖曾言不令他

有疑，便是自性現，今以質之潭法師，未知亦以爲然否？

本來大圓滿覺，乃已登極果諸佛的同稱，佛是中國佛教久經決定的名詞，覺則有，緣覺等覺，尙分階級。

考之我佛十大名號，由如來至佛世尊，中間亦無覺字，而佛教之堪稱爲平等者，是在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佛是已圓滿大覺的衆生，衆生就是未圓滿大覺的諸佛。

良以衆生心地本具之靈覺，與佛之靈覺，雖有圓缺大小之差，然此一滴水，較彼大海水之濕性，究竟無二，病在衆生不敢承當，不肯學佛，甘心沉溺五濁欲海，隨波逐流，永無出離之日，豈不可哀！緣此我佛特開無量法門，方便衆生根器，隨緣深入一門，均可得度，要在其人之志願若何耳。

愚以爲編者先生之前答焯安君之語，最是直截了當，世人果於無可奈何之際，肯念阿彌陀佛超度我吧，只此，便是回光返照，已種善根。原因吾人念別，是仗萬德洪名，不可思議之願力，塞斷意根，所以禪密二宗，均禁絕知解，蓋恐知解太過，易墜識見，不得自在，況且世智辯聰，佛力爲八難音秘，因此修持者，堅把一句無義味之話，標爲頂門正眼，悟趣無生者，指不勝屈，故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

愚自十餘歲，在佛教混了四十餘年，亦知佛是覺義，但只聽到念阿彌陀佛，却從未聞有念無量壽光覺者，如果定要念無量壽光覺者，才合佛教正義，那末釋迦便要改作牟尼覺，藥師也就變成琉璃光覺，還有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楞嚴經說：知覺乃衆生，自然衆生也覺在內，豈不成了「一本糊塗塗」嗎？或者潭法師深入無際三昧，欲將中國佛教，來一次大整肅，那我這個，連錘也無的錘羅漢，就不敢與知了。

再者納自幼好習外家武術，不幸於十九歲時，因舉重太過，兩臂受了硬傷，每寫小楷書，便會引起一種莫大遺憾，精神既受影響，文思亦遭牽掣，故將筆墨棄置二十餘年，此篇文字，必多疵病，今以禮佛誠意，懇乞編者先生諒政，並祈多加指教，實至感甚。願請

密乘學人常喜寫於橫城觀音寺。（未完）

編安

密乘學人常喜寫於橫城觀音寺。（未完）

密乘學人常喜寫於橫城觀音寺。（未完）

密乘學人常喜寫於橫城觀音寺。（未完）

密乘學人常喜寫於橫城觀音寺。（未完）

密乘學人常喜寫於橫城觀音寺。（未完）

密乘學人常喜寫於橫城觀音寺。（未完）

密乘學人常喜寫於橫城觀音寺。（未完）

密乘學人常喜寫於橫城觀音寺。（未完）

聞

思

集



給「身」的一封信

說句老實話，世界上使我
最關切的不是別個，而是你；
使我最愛護的不是別個，也是
你。當你疲勞的時候，那怕是一
天樣大的事，我也要擱下不做，讓你休息；當你病
痛的時候，那怕是一文莫名，我也必竭其所能，使
你痊癒。你餓了，渴了，或熱了，冷了，亦無不百
計千方的，使你飽滿、滋潤、清涼和溫暖。儘管佛
說：「身為苦本」，老子說：「我有大患，為我有
身」的話，而我對你的關切和愛護，却始終沒有絲
毫改變過，這點，請你——身「反躬自問」一下，
該不是我故意誇大其詞吧？

然而，你對我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理論
我本當三緘其口，一字不提的。可是，細細想想，
你的關係太深刻，太密切了，我不得不稍盡友
誼，略為談談。不過，在我未說話之前，先要求你
加以諒解，不要以為我有意「吹毛尋疵」在找你的
麻煩啊！

身！不是嗎？我和你生死與共，禍福同擔，形
影不離的已是三十多個年頭了。於其間，遭遇過水
旱、冰、雹、蝗蟲、瘟疫等天災，忍受過日本侵略
，共匪叛亂等人禍，而為了你的安全和自由計，
曾冒著最大的危險，忍痛而逃出了可愛的故鄉，東
奔西跑，幾乎有八年之久。到了抗戰勝利那年，幸
運的到達了全國文化集萃之地的首都——南京，以
為從此可以太平的過幾年日子，夢也沒想到
不久因時局急變，而又開始度著「一鉢千家飯，孤
僧萬里遊」的雲水似的生活！

身！如果你不健忘的話，應還記得我們那次去
朝普陀的情形吧？你負著四十多斤重的背架，一日
步行了六十里高低不平的山路，而肚中竟粒米未進
。那時，你雖依然飛也似的往前直奔，但我內心已
有十二萬分說不出的難受了！傍晚，我們掛搭在一

· 狀僧 ·

座荒涼的小寺裏，說盡了人間的好話，寺主纔答應
煮兩碗山芋乾稀粥給你充饑，我目視此景，曾不自
主的為求佛法難，了生死不易而黯然神傷，然堅強
不屈的你，却仍做著禮佛，誦經，靜坐等日常應修
的梵行。我見你不懈怠，無怨無尤一如往常的寧
靜狀態，當時我也就化悲傷而轉為精進了！

到普陀山，由一位同道的介紹，我們住在金山
庵堂中手屈一指的蓮池庵——文昌閣。那裏食，住
等事，雖較各庵堂好些，但因環境不夠理想，住不
幾日彼此就不安了。然此時已到了「山窮水盡」之
處，再不安也祇好硬著頭皮住下去！後來，幸蒙掩
關在雙泉庵的塵空，及掩關在百子堂的壽治二位大
德的開示，才算「以不變應萬變」的放下一切，隨
緣了數月。身！這段期間，我們雖是受盡奚落和坎
坷，然現在回憶起來，我倒覺著是我們三十多年相
處的最協調，最合作，最瞭解，最快樂的時期哩！

來到臺灣，起初兩三年裏，同甘共苦，安道樂
貧的精神，可說與以往沒有什麼不同，可是，近數
年來，你竟有令人意料不及的大轉變呢！我這樣說
的，或者你自己也會感到驚奇吧？然事實擺在眼前，
的確，你是時時在變，刻刻在變，處處在變啊！
身！我為你「生死與共，禍福同擔」的老友，
見此情形，怎忍得彼此「相牽入火」？又怎忍得不
本著「愛之深，責之切」的原則，向你提示提示呢？

古人云：「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
利於行」。現在我想從你的衣、食、住、行方面，
說明你的生活變態，請你千萬不要以為話說的不太
順耳，而火氣哪！

一、衣著的方面你變了，從前的看法是：
是衣就攬著，精粗何須問！出家恥衣著，未足
與議也。

現在是：
衣料求高貴，衣樣求美觀，若稍不合體，爾則
不著矣！

二、食的方面你變了，從前是：
是飯就充飢，好醜我不顧；為了了生死，勿得
不食也。

現在是：
飯要白米煮，菜要多味調，色香味缺一，爾則
不食矣！

三、住的方面你變了，從前是：
住山中林下，露地或塚間，此的釋尊制，勿敢
不行也。

現在是：
臥室求其美，設備求其精，沙發兩絲床，爾始
曰可矣！

四、行的方面你變了，從前是：
肩負四十斤，日行六十里，一步幾三跌，爾尚
云樂也。

現在是：

遠則乘汽車，近則坐三輪，若使行數武，爾則
曰苦矣！身！關於你近年來的生活變態，上面所舉
的四點，該沒錯吧？雖然如此，你也或許要「反唇
相稽」道：「衣、食、住、行的美滿和舒適，是人
類共同的要求呀！你何單單的厚責於我呢？」身！
你萬萬不可這樣想，也不能這樣說，否則，那我真
要痛哭流涕欲言而無言了！甚麼緣故？因為你的身
分是堂堂比丘，任務是弘法利生呀！比丘乃是天
的師範；假設人天師範的僧寶，反要去效尤逐逐於
名利場中的俗人，難道就不怕貽笑於「大方」嗎？
其實呢，談到身分和任務，我同你本來是難分
的；不過，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為了事半功倍起
見，彼此在行動上必須求得一致，欲求得行動一致
，老實不客氣的說，你必須得隨我「亦步亦趨」的
循規前進才得，不然，既違不到任務，且破壞了身
分，同時你的後果也就難以設想了！此即所謂：「
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道理，請你想想看，對
不？

身！本來我還有許多話要向你說，無奈這裏限
於篇幅，真是「欲言不盡」了！但是，末了我還要
告訴你兩句話，即是希望你莫要忘記「身為人天師
範的僧寶，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光明大道，勇猛邁進
，而後向著佛陀所指給我們的安適，而裹足不前！
萬萬不可為了求一時的安適，而裹足不前！
四十六年國慶日

寶島旅行記

文殊

寫在前面

我常常這樣想：既然有鄉歸不得，而要在異鄉作客，流浪天涯；那末，我爲甚麼不寫着生命的孤舟，漂泊到更遙遠的地方去，而老是被困在這「山高水深，人情薄如紙」的島嶼上呢？真的，不會到過香港的人，大都爲這東方之珠的美麗、豪華、奢侈、自由與享受所吸引，所誘惑而希望寄跡其間哩！於是許多人冒險前來；可是，久居十載的我，反而覺得討厭起來，因爲這裡沒有純粹的風化，沒有真摯的情感，沒有互愛互助的熱誠，更找不到濃厚的人情味！有的只是奢侈、虛偽、陰險與奸詐，殘暴與陷害，苛刻與無情，像我這個性情耿直而富於天真的人，看不慣那聲色犬馬，紙醉金迷的場所，看不慣那趨炎勢，奴顏屈膝的面目；更看不慣那口蜜腹劍，笑裡藏刀毒辣手段的人；同時我也不忍面對着這門戶破落，死氣沉沉的佛教衰頹現象；所以我要離開這天堂與地獄混合的罪惡都市，我要離開這個門戶對立障礙重重的圈子，我要投進自由祖國的懷抱，奔向充滿人情味的寶島，去親近那學博德高的法師，以資長我的法身，以建樹我的功業。在我的想像中，那裡有一個賢明的領袖，有自由的政體，有進步的建設；有朝氣勃勃的佛教教育事業，以及像雨後春筍般的佛教教育事業。我想：假如有一天，我們也能生活在寶島上，在總統與大德們的領導下，幹着我所要做的工作，讀着我所愛讀的書，寫着我所寫的文章；早晨，可以看見日出，可以呼吸新鮮的大自然空氣，以充實自己的生命；黃昏，可以看見日落的餘暉，更可以欣賞那美麗的晚霞，以找尋生命的啓示，那該是何等的詩情畫意！又是何等的寫意生活。啊！那種生治太理想了，也太美好了，我嚮往，我神馳，我希求能有這一天。即使不能長居，但能作一個短時的旅行也是好的，可是這只是我天真的夢想，幾年來，這

香港，雖然是一個文明的都市，但有許多地方，還流行着一股「女人」的名字是「毒藥」，我是女人，而且也是出家的女人；在一般人的估價

八月二十日

中，我一定要比普通一般女人來得更懦弱，更無能的，但我絕對不相信這種話，我要考驗女人是否真的是一個弱者，我要試試比丘尼是否比一般女人更懦弱，更無能；同時，我還要看看佛教徒是否可以深入社會，及參加社會一切正當的活動；因此，我拿出自己生命的勇氣和毅力來，不特要克服經濟上的困難，同時還要克服一般輿論上和服裝上所發生的困難。結果，在八月廿日的下午，我披掛出家的僧服，押進同學們制服齊整的隊伍中，踏上開往寶島的四川輪。

四川輪不算小，但也不太大；同船者除了我們的團員和普通搭客之外，還有新亞書院的同學和其他的僑生。所以，到了船上好不容易才能找到可棲之地；船上，我是和五六位女同學睡在一間的。

說起來香港這地方，是沒有甚麼值得我留戀的；而使我留戀與眷念的，只是故鄉和故人；可是這還不是故鄉，而故人却遠在天涯；我這次離開香港，內心不但不能過，反而很興奮！

當四川輪滑開了西環的海面，而駛進四顧茫茫的大海時，船身開始搖盪，而我也開始感到不舒服，連晚飯都沒有吃，便倒在自己的鋪位上。

入夜，船身搖盪得更厲害，我的入心也隨之忽上忽下地翻動起來，它似乎要離開我肺腔從口裡跳出來一樣；難受；頭也越來越昏暈，胃裡越來越翻騰，一次又一次地嘔吐；這時同學們都呼呼入睡，唯有我不斷的嘔吐聲衝破着海洋上黑夜的寂寞。起初，吐的是有洋渣的東西，接着吐的是清水最後吐出「又苦又黃的東西，我痛苦得死去活來，我明知道這並不是死神的降臨，但此刻的我比死神降臨還要難受！雖然，我今生還沒有死過；啊！沒有暈過船的人，那裡會想

像得到暈船是這麼的痛苦呢？我在痛苦中特別覺得自己的孤苦伶仃；我想：假如我的母親此刻在我的身邊，她該是怎樣的關懷和照料？我又想：如果返港的時候，再同樣地暈船，那麼我寧願永遠留在臺灣，也不願意回香港了。不過，就短坐飛機吧，即使暈機也祇不過是短促的幾個鐘頭；我在這樣的胡思亂想中，忘掉了暈船的痛苦，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是甚麼時候，又被兇猛的海浪驚醒，而繼續嘔吐起來，一直不斷的吐到黎明；現在回想起來，暈船的餘悸，還使我害怕呢！

八月廿一日

同學們勸我到甲板上去吹吹海風，那樣，可以減少暈船的痛苦。我接受了他們好意的勸告，我在天旋地轉不規則的搖動中，蹣跚地走到洗手間，擦了一把臉，便摸到甲板上，我像失去了一動也不動的僵屍一樣，倒臥在一旁，真想不到這悠悠的海風，吹得我暈船了；雖然我仍然不能走動，但已沒有作夜的劇嘔了！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了無數奇異的眼光，集中在我身上；也許他們對我懷異和鄙視，或者譏諷我迷信；不然，就佩服我的勇敢；但是我都沒有去理會，也用不着羞怯，我同樣地回報他們一個微笑的眼光，不過使我有點不好意思的是，自己直挺挺地躺在那兒，好像有點兒不太禮貌，但這是我暈船的關係，我無法禮貌地坐起來給他們打招呼。

晚上，爲了避免昨夜的嘔吐重演，我不敢回到下艙去；我與梁、楊二小姐共同的靜靜地躺在甲板上，數着天上的星星，欣賞着大海、談到宇宙、談

到人生與現實，因為楊小姐是個基督教徒，他就武斷地說：

「萬物都是上帝所創造的，除了上帝也就沒有其他真理的存在；神創造宇宙，神也主宰人生，我們應該歌頌神，信仰神，更應該服從神！」

梁小姐是一個天主教徒，顯然地她的排外性，沒有基督教徒那麼蠻不講理，她說：

「我是信仰天主的，自然我認爲萬物也都是天主的意旨，主可以賜給我們的一切；但我也尊重其他的宗教，因為每種宗教的存在，並且能夠得到廣大世人的擁護，必有牠底真理和價值存在。」

「對的，例如每個教授都有每個教授的資格，否則，是得不到校長的信任，和學生們的敬重；不過，在許多教授中，必然有學問、思想、和口才比較好的；換一句話說，每一種宗教都有牠的真理和存在的理由，而其中有的教義的比較深奧，理論比較高超，學說比較圓滿的；所以，我們應該放棄個人的偏見，必須用客觀的態度，來研究各種不同的宗教，找尋其真理比較高深而圓滿的宗教，來作爲自己信仰的對象；否則，死守成規，「入者主之，出者奴之」，那該是人生的

一大損失呀！……」我的話還未說完，楊小姐像喘出絃外之音似的，有點不服氣的樣子：

「假如宇宙人生不是上帝創造的話，那末，你們佛教對此有何解釋呢？」

「呵！佛教對這問題的解釋很客觀，也很圓滿；但概括而論，不外是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就是說，宇宙人生是人類的心所創造出來的，唯有識心才是宇宙萬有的主宰；識心是人人具足的，所以每個人都

有每個人的主權。人類可以開拓自己的新生，可以創造美麗的世界；但人類也可以毀滅自己的前途，可以造成罪惡的世界；因此，世界的善惡，人生的好醜，一切主權操之在我，並不由人，更不是一有神祇在主宰！……」楊同學的面色變了樣，似乎一場劇烈的舌戰將要發生，梁小姐很機警地說：

「算了，算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各人有各人的教義，我們最好還是互相尊重的好，你們說對不對？」

我想，此處並不是辯論的所在，且口舌中的苦戰，和胃裡的翻騰，也不容許我再說下去，於是左顧右盼而止了，我們的談話也就此而作結束。

八月廿二日

也不知有多少時日，我沒有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了，又不知多少時日我沒有看到自己國家的領土了；雖然，遊子的生活，會經增加了我的念故土的情緒，僑居的情調，也增加了我的愛國的熱誠。當四川輪在基隆港口的海面出現時，我遠遠地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岸上隨風飄揚了，它似乎是在向我們招呼表示歡迎，也似乎是在告訴我們：這裡就是自由祖國的領土。當時湧上我心頭的是自由祖國無形容的喜悅，我好像是一個久處黑暗的人，忽然發現了一線的曙光，也好像久別母親的孩子，重又投到慈母的懷抱，我恨不得馬上跑到岸上，奔向前去擁抱着它。啊！國旗，我愛您，因為您是代表中華兒女的正氣，代表中華民族的精神；在您的正氣，澎湃的激發下，多少忠臣義士爲您而作壯烈的犧牲；在您的偉大精神的召喚中，又有多少勇敢的將士爲您作堅決的戰鬥！您曾克服多次的國難，也會獲得最後勝利的光輝；可恨，而今大陸上賊人已把您更改，換上了星星的式樣，不過真理與事實啓示我們，星

是黑夜的怪物，太陽才是白晝的特徵；黑夜是恐怖的，白晝是光明的，所以凡是人性還未泯滅的人，都喜愛白晝，咒咀黑夜！因此，我需要您，我渴望您，不，整個的中華兒女都渴望您，渴望您；我更希望您不要使我失望，我請求您以昔日開國的規模與氣象，以鼓舞我，以激勵我，以恢復您昔日的領土，壯麗的山河。……

同船者爭嚷着上岸的聲音，把我從沉思的默想中拉到現實來，我連忙提起簡便的行囊，拿出入境證，便踏上我們自己的國土！

當我在檢查站等候檢查時，想不到朱居士已在開外的人叢中出現，他向我揮手招呼，並告訴我還有許多人在開外等候我。及步出開外，果見朱居士伉儷及黃經理居士孫小姐等一小十餘人已站在那裡了；隨即由張小姐向我獻花，並與接船者合影留聲；這時我道謝老法師也趕到碼頭上來接我，真不敢當他老人家步，道源老法師並囑咐我他常往來住幾天，可惜後來因團體的關係，未能去向他老人家體座，我在此向他老致謝意；據朱居士告訴我：他們十八日乘夜快車趕到基隆了，但因四川輪延期啓行，故一直等候到今天，驟聞之下，感激莫名，情因言語不通，無法表達我內心的感謝和歡意，只有銘刻五內了。

朱居士本欲接我到臺北，他對我的住宿問題更表關懷；他說：「如果是我僑委會招待，那太不方便了，否則要住旅館的話，那太不方便了，不如現在我們先陪您到南亭老法師處去，然後到善提講堂，因為那裡是女衆的道場。」但當時我因碍於團體行動之不能與他們同行，唯有謝謝他們的善意，請他們先回臺北；朱居士臨走時又送我五百元的藥儀，自然，我不肯接受，可是鄧居士強把錢納進我的口袋中，再三要我收下，在碼頭上推讓，畢竟是不好推的，於是我只好收下，預備到了臺中見面時再還他們。

由于新同學們的行李過多，然後由僑委會派來接船的好幾個職員，作爲僑委會特派來接船的好幾個職員，我打算不吃了，同學們說：這樣豐富的筵席不吃，那未免太傻了！是的，爲了實踐佛陀的慈悲與戒律，爲了避世兵刀劫，我寧願生世世做這樣的傻子；到了那裡，店主人却很好，他知道我是素食的，便特爲我煮了幾個素菜，以解決我的吃飯問題。

飯後，住的問題又來了，起初我們以爲僑委會會給我們解決的，但事實不然，逼得同學們要往旅館；本來我的思想一向是希望深入社會去的心，但此刻却有一種舊的觀念湧上我的心頭；我想：一個比丘尼怎可以隨着男女同學投宿旅館去呢？考慮的結果，我決定還是找一所佛教道場去住。隨即就叫了一部三輪車，逕向濟南路華嚴社去，但不巧南老法師不在，但我却有機會得拜見了智光老法師，這也可說是一個意外的收穫。

智老很慈祥地招呼我吃水果，並告訴我非華佛教居士林回國訪問團，今晚假普善寺以素席招待自由祖國佛教團體及各界代表，南老已被邀請到普善寺去了，我馬上趕到普善寺去，不但可以會見南老，且可以趕上這個宴會；我想：普善寺我遲早總是要去的，因為那裡有印老和演法師是我認識而又景仰的人；而智一法師和隆根法師也是我所熟悉的師長，這是在未抵臺以前，我已準備去拜訪他們了；不過此刻似乎是不應該前去作爲非佛團席上不速之客啊！況且此刻我所穿

的是與團體活動時所穿的羅漢中褂子，怎可在貴賓雲集的場所出現呢？於是，我想折回同學的團體去，改天再拜候他們去；但智老法師堅決要我去，而我一時也不知道同學們究竟投到那所旅館去了，因此，我就遵從了智老法師的指示而去善導寺。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而我却巧遇了。

在這裡，我不但拜見了我所要拜見的大德，同時還遇見了許多政界要人，和許多常在文字上見面而未親廬山真面目的青年法師們，此刻的我，真像處身在：「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盛會中；不過，自己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白丁，怎不教人自慚形穢呢？特別在來賓簽名的時候，我是不會忘記同學們賜給我「天下奇醜的怪字」的皇冠的，所以此時我就想逃遁了，但那些青年法師們却像挖苦似的逼着我寫，這麼一來，我那一向無畏的勇氣又在血液裡奔騰了，自己鼓勵着自己說：「好吧！獻醜就獻醜，怕什麼？於是執筆亂塗；當我放下筆想回頭便跑時，我發覺環立在四週的法師和居士們，却用很奇異的目光注視着我；起初，我還以為是寫得奇醜所致，後來才發現自己在名字上面，冠上了一個「僧」字；在佛教團體裡是不慣用俗姓的，但一年來在學校用慣了，而今竟粗心地寫出來，也難怪他們感覺驚奇了。項羽會「恨天無柱，恨地無環」，而我却「恨天無路，恨地無門」；否則，我真要爬上天去，或鑽入地洞裡，以掩飾我此刻的羞慚！

我會見了對佛法最熱心的孫立人夫人孫清揚居士和鄭介民夫人鄭柯淑芳等數十位女居士，她們都是佛教中最有力的護法使者；尤其是張清揚居士，我常在各佛刊中拜讀她的大作，

以及聽到她對佛法的豐功偉績，但惜緣慳一面，現在不意竟在這裡會見了，真可謂是一種殊勝的因緣；孫、鄭兩位夫人都是學語，因此我們用粵語傾談，顯得更投契，更融洽了；孫夫人說：「我常常在菩提樹刊上讀到你的作品，寫得真好，真難得！現在你穿著這樣的服裝（指中褂子）到學校裡唸書，更為難能可貴，我希望你畢業後，能够回到自由祖國來弘揚佛法，我們都是極其歡迎你來的。」

「是的，我也希望有一天回到祖國來參加建國興教的工作，以免負辜孫夫人給我的獎勵與冀望；不過，佛教是講因緣的，未來的一切，還要留以因緣來決定的。」我簡單地回答她。

入席前，悟一法師給我介紹非佛團團長施性統，顧問蔡金鎗與劉梅生；以及僑委會黃副委員長天爵、趙恆愚、楊秀鶴等數十位男女居士，但惜既限于時間，復限于語言，不能詳談。

席間，施性統團長、甘珠大師，趙恆愚居士等先後致詞，強調今後海內外佛教團體應加強聯繫工作，我希望他們的言論，早日變成事實，以使佛教陣線的內容日益充實。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當賓客四散時，悟一法師囑我收拾簡便的行李，到印老法師的靜室去；因為善導寺不住尼衆的，而印老法師那裡，除了他老人家外還有兩個女傭人，且有多餘的客房，可以供我暫住。

八月二十三日

在香港，雖然曾經數度親聆過印老的教益，但始終沒有機會親近他老

家人，而今竟然住到他老的靜室來，使人產生一種榮幸之感。

這是一座日本式的房子，環境極其清靜雅緻，室內外的空氣都非常的好，誠一所靜養或自修的好地方，據說是去年老法師因法躬違和才買來給自已靜養的。

印老法師很慈悲，在慈悲中流露著一種慈威兼具的長者風度，尤其當我通曉起來時，他老已在園中散步了；起在師後，這是多麼不體貌的事啊！又怎不教人愧對這位精進的老人呢？不過想到在旅途過度的疲憊，加上昨晚睡不好時，我唯有自己寬恕自己了。

早發時，我請問他老人家對寶島佛教的觀感如何，他老到反而詢問我這次來臺對佛教的觀感如何？最後談到我在港讀書的情形，他老說：「讀書有好也有不好；好的是在增加知識，不好呢？那是有些人一有了相當知識，便自傲自大，不再甘守淡泊的生活，而思高飛遠走，重披俗服去。」

這話是對的，但我認為一個人能够深入社會而不為社會所轉，混跡俗世而不為世俗所迷，才是皎然不凡者；否則，一輩子被關在象牙塔裡，即使能守其佛子崗位，直至老死，但並沒有盡到佛子應盡的責任，沒有做到佛子所應做的事業，那又有甚麼意義與價值呢？不過，一個人能做到深入世間，而不為世間所轉誠非容易，老法師的話是含有高度的警惕性的，我應該把他老的這番忠實之言，作為自己的暮鼓晨鐘，時刻警惕不忘！

以前，因「覺世」旬刊聘我為編

撰委員，故曾與南老通信；他老不但給予我文字上的鼓勵，且對我的學費極表關懷；昨晚離善導寺時，他老囑我今天到華嚴蓮社去。所以當印老送非佛團自機場返來時，我便向他告假去拜訪南老。

華嚴蓮社是一所不大但也不小的道場，由南老自己主持，並組織有星期念佛會和春秋兩季講經會；每次到會念佛和聽經的信衆，總有數百人之多，今天適該社舉行地藏法會，故賓客衆多，南老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來招待我，並垂詢我求學的經過和目前的經濟情況，但我的國語是有限的，那時，除了心中暗暗叫苦外，逼不得已，只好用半廣東半國語的話來回答。有時竟答不出來，或答非所問，真難為情極了！最後，南老拿出一疊鈔票，接著很慈祥地說：「我對於你的刻苦向上極其贊同，本來我預備盡我能力所及來補助你的學費，但你又拒而不受，現在拿這點兒去零用吧；在這裡是須要很多錢零用的。」但，我又怎能使他老把有用之錢而置于無用地以供我花費呢？因此，我不敢接受，我婉辭拒絕，請他老人家不必客氣；他老又說：「我並不是客氣，而是對你的環境表示同情。」真的，他老不是客氣，而是太慈悲了，慈悲得使我感動，我在感動中向他老告辭。

轉到善導寺再請悟一法師給我打電話到僑委會查詢同學們的行踪，知道他們昨晚投宿中央旅社，再打電話到中央旅社時，鄭團長出去了；梁小姐教我下午一點鐘去，於是我留在善導寺吃午飯。

飯後，在客廳裡與廣增、悟一、廣根、廣慈、性如等法師談及我們讀書的問題。自然我也告訴他們，有很多人反對我跑進社會學校去讀書的。廣公和悟一法師說：「我們對你的進入聯大不但沒有反對，反而很贊同。」真的，一個真正為佛教前途設想而獻身於教育文化事業的先進者，是沒有理由反對我的再求深造的。

一點鐘到中央旅社，才知道以前團長所說：「到臺後一切費用都由政府供給的話」，現在無法實現了，理由是我們只是僑生觀光而非僑青觀光，團體小，名義狹，故無權享受政府優厚的招待，那麼，一切費用都要自備了，我們同學急得要命，怎麼辦呢？梁同學取笑我說：「我們團體來臺的消息今天才發表，而你昨天晚上已成爲這裡的新聞人物了，可見你的神通廣大。」這話怎麼說呢？原來昨天曾有新聞記者到基隆碼頭，因而用半驚半讚的口吻，在晚報上發表了關於我的消息，年齡是報得不錯的，但「秀外慧中，聰敏好學」，這兩句話，那就未免言之過實了。

當我回到臨沂街，廣慈法師已和印老法師在花園中閒談了。原來是這裡各雜誌佛教文化界的法師們預備假善導寺設宴招待我們同學，廣慈法師特來徵求我的意見。我想：假如爲了我個人，那太不當了；不過，在同學的心目中，總是瞧不起佛教，也許香港的佛教給他們的印象太壞了。現在，以佛教各雜誌的名義來招待他們，並使他們在未開始活動以前，先到我們佛教道場來觀光一下，這是多麼

富有意義的一回事啊！說不定因此而使同學們一轉以往對佛教鄙視的錯誤態度，重新對佛教來一番新的估價呢！想到這裡，我就毫不客氣地答應了廣慈法師之請。

八月廿四日

早發時，印老告訴我他有事要到新竹去住幾天，並很慈祥地叮囑我：白天去參加團體活動後，晚上就回到這裡來，如有需要甚麼，可吩咐傭人去辦；當時，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他老慈悲的關照。

因碍於人情的難却，我代同學帶了幾張時代曲的唱片來，今天我到基隆去辦理報稅手續。當我踏進海關辦事處時，數十隻放著異彩的眼光不約而同地掃射到我的身上來，有一位女檢查員見到我說：

「啊！你也來了。」

「是的，我來領取幾張唱片的。」

勵志

羅秀錦

生命是何等的短暫！我們怎樣能任它溜走，讓記憶的往事埋在心海吧，幸酸的史頁誰又說沒有。

× × × × ×

消極悲觀怨痛苦……那便是走向冷酷淵海裡，或願爲墮落的懦夫！

× × × × ×

一分勞力自有一分報酬，

「僅僅幾張唱片麼？」

「是的。」

「昨天閱報已知道您來臺了，但我很好奇以您這樣年青貌美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爲甚麼又要出家呢？」

「我看了她一下，然後以反問的口氣回答。」

「難道年青貌美而受高等教育的人，就不可以出家麼嗎？」

「不，我的意思是問問您出家的原因？」

「呵，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我喜歡佛教自由平等的真理，我喜愛出家人拾已爲群的生活。」

「僅僅這一點嗎？」

「那末您以爲我還有其他的麼？」

最後，她望着我微笑一下走了；在此，我要謝謝海關檢查員對我的特別優待，僅須五分鐘，便辦妥了一切。



船

聆

這一片湖水寂靜，

碧波而波不興的湖面；

抖然地從遠方駛來了——一隻舢舨；

停泊在這甜馨的湖心裡。

自那日：妳離開了我底心房，攪亂了我的外裳，激起了我的浪花，

一朵一朵地怒放也掀開了我心底的固封

——大展鴻圖的新希望。

我猜妳想——並不是一顆鑽石的心腸；

原來是妳毫沒一點兒主張，任憑舵手又搖向很遠很遠的地方！

只恨妳沒有早日和我商量；但妳却載走了我一肚皮的新希望！

——之簡書慧福——

！去處何往我

· 慧福張 ·



致學友古桐

我收到你的來信了，讀着它，我感到欣慰。

『說真的，在這些平淡的日子裡，假使我有快樂的話，那就是你來訪的那一天了。』你來去得那麼匆促，好似一隻輕快的燕子，又如一片白雲，掠過在我的生活圈裡。以後假使你願意再來的話，請多帶一些時間來……『你的信，充滿了無限的熱情，我飲着甜蜜的友誼之汁，笑了。』

你在花邊，我在貝林，我們的距離是够遠的，而實際上我們的心靈距離是很近！我覺得我們並不需要如何密切的交往，可是，我能清晰地聽到：情感與情感融合的聲音。

你會不斷地稱讚我的詩，其實，我的詩並不像你所說的——純真、善與美的音符；它是何其幼稚，即使是抒發出來的，也是一些不成熟的旋律，會像落葉那樣凋謝，跌落在歲月踐踏過的泥土裡。

秋，漸漸地深了。你是否也感到蕭索的秋意？黃昏，我迎着林中啜泣的西風，無目的地踱步在原野，並不為捕捉靈感的金翅；周遭顯得無比的空寂，祇有鄰近村舍的炊煙裊裊，引起我童年的回憶，童年，那七彩的、歡笑的、有音樂的日子，已如一片片枯落的葉兒凋落了。夜晚，路燈下，影射着我長長的，一個寂寞而又寂寞的影子；使我想到孤獨，想到置身於一個戰後瘦瘠不堪的荒地，我有一種要哭的感覺。

我孤獨地站立山崖上，面對悠悠無極的蒼天，默默地思索着：宇宙的稠密，人寰的罪穢，淒清的墳場，人生的寒冷的終站……，我想得太太多，太多，我努力於尋求一個答案，什麼，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什麼是人生最可敬仰的？然後，我該往何處去？

這是一個靜靜的夜，星星們點亮寂靜的夜空。我想起了康德的詩：『世界有兩種東西，你愈默想它們，

我想：那些人是可憐的，因為明瞭所走的乃是如此艱險垂危的道路，而猶不自知，一旦失足，已是萬劫不復了。

那麼，我們應趨向的人生的正道呢？

我要揚手高聲告訴我的朋友們，那是光明的，有着透澈教義的偉大的佛教！佛教，是人生的正道！信仰了佛教，你會覺得有某種很大的力量支撐着你，使你有所選擇，往積極為善的方向走！因為整個大乘佛教的教義，是講慈悲博愛的。

慈悲的真義，在佛教的戒律裡充分表現出來了。無論出家或在家的教徒，都應遵守佛陀制定的戒律。『不殺生』這是五戒中的一條戒律，這三個字却孕育着佛教徒大悲的思想！正信的佛教徒是不隨便殺害生靈的，甚至連微小如蟻或吸吮人類血液的蚊蟲也不忍去傷害！這無非由於『同體大悲』的理智出發點的實踐。一般不明佛理的人也許會發笑，以為這是微不足道的事，殊不知佛教是講因果的，而心之為善或為惡，皆導源於念頭的趨向為何？善念或惡念的成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日積月累，一天天地成長起來的。

不少人為了飽自己的口腹，妄意殺生，惡業漸長，到了後來，處處充滿了殺機，不但連家畜以及狩獵的動物，就連殺人也算一回事了。而人被殺的動物方面來說，牠們雖不能說出人類的語言，而牠們貪生求存的慾望則是和人類一樣的，你殺害牠，牠將含怨死去，這種切齒的深恨，在怨怨相報的因果循環法則說來，是一點不假的。『殺人者人恆殺之』，最後惡

報臨頭，呼天天不應，悔悟已太遲了。世界禍亂的根由，便是由於人類缺乏了悲心，養成殘酷不仁的惡習所致。相反地，今天滋養一分悲心，明天再添一分的仁慈，悲智日廣身心自在，最後必定大放光明，一切禍報都到了眼前，那是何等等的快樂！今後導致世界和平，人類安樂的惟一方法，便是要努力於悲心的建立！

因此，我們可以明瞭：離開了大悲，就無由生出大智，整個佛教的教義便也失去了光輝，而不值一顧！所以，信仰的人倘若不能以發揚大悲教義為其努力的目標，不能以行為事實表現出內在的悲心去濟世利群，淨化人生；那麼，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盲目的信仰者，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自欺欺人』的可憐蟲！

誠然，佛教是真理中的真理，它不是普通的宗教，它不是平凡的東西，它是那樣的超凡入聖！真理，是永不變形或腐朽的！但是，如何去認識真理，接受真理，到是件困難的事。許多人站在真理的門外，却從不會思慮到如何踏進清淨幸福的門檻，揚棄罪惡的枷鎖！

青年時代，他們但知求學，書本與功課之外，他們掛着一宗教免來『的招牌；有的謀事於社會，他們說：『我要把所有的時間與精神化在賺錢的一途，那才是我要求的目標！』中年時代，要負擔『一家』的沉重的生計，他們說：『我要全神貫注於我的事業，使家庭生活得舒適，直到我的生活安適了，再來信教不遲！』暮年時代，他感到太老了。許多根深蒂固的惡習已不易改掉，長年累月親近罪惡的結果，心也變硬了，他說：『算了，信甚麼教，我都快完啦！』



如是奇談之四

狐語

·胡國偉·

狐能說話，談起來有點奇怪。狐比人還聰明，早就懂得舞蹈。牠善變，走起步來，總是輕輕的。今日「FOX」舞，就是人們從狐大哥處學來的。

狐最狡猾，詭計多端，善能祟人。「聊齋誌異」裏的狐，搖身一變，便變成一個美麗絕倫淫冶無比的少婦，把你玩弄到皮黃骨瘦。世人稱淫蕩婦為狐狸精，良有以也。萬惡以淫為首，豈徒然哉？

狐能教人舞，又能惱人，那末，狐能說話，也就可信。

下面，就是一個淫蕩的狐狸精和一個貪狗的野狐狸互相嘲諷的一個故事：

從前，有一個婦人，家裏擁有很多財產，飽暖思淫，不安於室，終日在外遊蕩，結識一個男子漢，便偷偷摸摸的勾搭起來，作不可告人之事。那漢子原是「拆白」之流，專門勾引婦女，騙財獵色。一日，對婦人說：

「親愛的，我們這樣暗裏往來，到底不是長久之計。」

「那末，要怎的才好呢？」

「我以為不如速走高飛，才可以舒舒適適的雙棲雙宿，享樂一生。」

「要走就走吧，我沒甚留戀。」

「不，要把你家的金銀衣物一同帶走，才可以長住久安。」

婦人由是盡取所有，背夫私逃，跟隨那男子去了！

到了一條河邊，水流湍急。男的

「你把財物交給我，我先泗渡過去。」

「我呢？」女的說。

「回過頭來再渡你。」

「好吧，你把財物先帶過去。」

男的渡了河，一溜煙往前走，連頭也不回一下，連話也不說一句。女的站在水邊發呆納悶，明知受騙，却又奈何他不得！她想：「喊麼，喊野又無人；追麼，又不敢涉水；回家去麼，又無顏見丈夫。真是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無人可以解救。幸由自造，咎由自取，煩惱自尋，有甚可說！」

正發愣時，忽然有隻野狐，捉了一隻雁，旋又見河中有魚，便棄了雁，跳到水裏捉魚。河水急，魚沒有捉到，回轉頭來，雁已飛去了！得隲望蜀，野狐無乃太貪？因貪愛而成癡，一舉而兩失，其愚誠不可及也。

行同狐精的婦人，見此情景，不覺嘆一口氣，對野狐說：

「狐小姐，汝也太癡了！」

「既得這個，又想那個，結果兩個都丟失，這樣貪心不是貪得太蠢嗎？」

野狐不服氣，反唇相嘲：

「狐大嫂，我這樣愚癡，猶自可說。你的貪癡，那就更可憐了！」

「甚麼可憐？」

「你得了丈夫，又貪儉漢，反兩失之，連財物都被騙，還不是比我更癡得厲害麼？」

婦人聞言，愕然若失，無以為對。淫婦人面而動狐心，野狐獸面而知人心，原來牠們是同類。

「千載琵琶作胡語」，我不暇為王昭君哀，貪愛執著作狐語，我倒願意寫出來，作為五濁惡世的警鐘。本篇由雜警喻經改編，原文如次：

「昔有一婦人，富有財產，與外男私通。盡取家中金銀衣物，隨男子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言：『汝以財物與我，我先渡水，還來渡汝。』婦人取衣物與男子，男子渡過河，便獨去不回。婦人知受誑，立水邊發愁，無人可救。忽有一野狐，捕得一雁，又見河中魚，便捨雁取魚。魚既不得，雁又失去。婦人語狐言：『汝太癡矣！貪心欲得一雙，反兩失之。』狐答言：『我癡尚可，汝癡更劇於我也。』」

然後，死亡的脚步近了，近了。他們含恨的死去，後悔的，絕望的痛苦會撕裂着他們的靈魂！啊！一般人在因循疏懶的罪惡裡，錯失了追求真理的機會。我希望我的朋友！千萬不要認為佛教是普通的宗教，不是的，絕不是的！信仰佛教，乃是良知的覺醒，真理的復活！深信它吧，你的濃濃的憂鬱會飛走；深信它吧，你心坎中的煩惱恐怖即遠離。及時覺悟，趁早回頭，接受佛法的光輝，洗滌淨八識心田中的每一方塊！以後，在陰天，那烏雲籠罩着天際的日子，你也無須再睜着迷茫的眼睛，在悵惘中悲傷或哭泣。因為你的心裡早已有着陽光的照耀和溫暖了。古桐：我懷念你，你太可愛！你的心底應有一張白紙，如果不被塵世的污垢所染，它水將是那樣的純潔與完美！

加入堂堂的佛教行列中來吧！山寺的木魚敲響着，彷彿在說：『朋友，歡迎你，邁着清淨的腳步來！』而神龜中的縹緲清香，黃昏的鐘聲，喃喃的經語，都將沖刷這醜惡的世紀上的一切不淨的罪業！古桐，我的摯友！我懷念那些不朽的法國魏爾倫詩人的詩，天才藝術家大師羅丹的雕塑，樂聖貝多芬的音樂，以及聖雄甘地嚴肅的臉龐，但我更以感恩的心情憶念偉大佛陀的一生以及他遺留下來的真理的宣言！為我們自己歸路；那些先知，那些聖者，不早已執起導引的火炬了嗎？去進智慧的大叢林裡吧，好友！現在，請你不要掛念我，當你知道了，我往何處去？我將這樣的活着：沒有後悔，沒有鬱悶，我歌，我笑，向爽朗的晴空！

人生工作與社會



人類活在世界上，無論為生活也好，為義務也好；但在生活過程中總需要工作，所以工作也就成為人生必要的條件；不過在工作中，有的是用精神去工作，有的則以勞力去工作而已。一般人羨其名曰：「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其實若不是為着自己的生存，誰又肯來辛苦地工作，換取那生活的代價呢？

社會是由人而建立起來的，沒有人那裡還有社會呢？社會能一天天地繁榮起來，乃是大家合力的結果。假如人們不去努力創造，則社會仍然要回到穴居野蠻的生活！在上古時代，人類繁殖未廣，人口也少，可以自由地採取野果來充飢，但現在的人口數量，一天天地龐大了，必須自謀生活，再不能倚賴那原始的野果而生存了；所以人類工業，由人工逐漸地而發展到用機械來代勞，生產品才能供應於人類所需要。

有很多人說：一般人的努力工作，無非是為了自己的家庭幸福計；我認爲每一個人，都能建設一個快樂的家庭，則將來就有一個圓滿快樂的社會了。因爲社會是由家庭的個體，而成為社會的集體；同時我們也可以說，社會若離了家庭，便不能算是一個圓滿而快樂社會！同時只要每一個人都能夠盡身社會，努力工作，則社會便沒有無業遊民了；所以人生工作與社會，是有着最密切的關係的。

還有很多人，總以爲出家人沒有家庭的顧慮，就不需要生產了；尤其是觀音寺院的僧尼，是社會的分利者，那是大錯而特錯了。我在前面說過，有用精神工作，有用勞力工作的人；而僧尼既負宏揚佛法，濟世度生的責任，那不就也是用精神來工作的一份子嗎？近年來，可惜佛門廣大，平等無碍，一些落伍軍人，販夫走卒，都

在末途中，而走上出家的這條路上來，

由是佛教複雜不堪；有的奔走豪門爲生，有以爲鬼爲活，於是招惹俗人的謗議，世人不察，以爲這些就是僧尼的本職了。我以為僧制再不改革，僧尼不自反省，也就無怪乎社會人士反對佛教，以及誤解佛教，那是自招其咎的。

所以佛教的大德們提議，認爲改革僧制，先以不收徒衆爲前提，這是有其道理的；例如想把池沼的水乾涸，那不費多大的時間和勞力就可以做到了；但欲清源源不絕的河海，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故要制止源頭，就如不收徒衆着手。我個人的意見，假如所收的徒衆都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則每個人都是佛門龍象，收之又何妨呢？不過以不收爲主旨的，那就是不盡收徒衆而已。

總而言之，社會與每一個人都有關係，出家人也不能例外。尤其是出家人，既捨棄家庭的拖累，獻身於佛教，負起感化人羣，培育人類的德性，他們又豈能離開社會？那是與社會更有息息相關的哩！

社會既與人類有關係，人類也不能離開社會而生存的；社會是有情的。

澄眞

「人生」主編性如法師要我寫篇文章，只苦於我未曾投過稿，在我就把它寫出來，供養給同道們。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當民國卅五年秋間，外子奉調西安任職，他因任務重要，就先搭飛機走了，留下我們母子三個人住在蘭州。不久共匪叛跡顯露，時局緊張，因此，我就不得不離開蘭州，於過路上不太平的事；隨後過了幾分鐘，又有一輛軍車翻倒路底，我們也就到了平涼。我們休息期間，傳來一個消息，說是在我們來的路上，約離平涼廿餘里處，又有一部商車被搶了，而且還傷了人，算來土匪們祇剩下一點點空隙，讓我們逃過，這件事情，現在想起當時的情形，「念彼觀音，不能損一毛！」這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動，事後我除了對親戚朋友廣爲宣揚外，益發增加我自己的信心，同時我也感念母親對我的影響，她老人家信佛極虔，記得我十九歲那年，她就皈依了圓英法師，在家裡也時常教我誦佛號，我自此就與佛結了緣，倘非如此，怕也就不會在危難之中，而得到佛力加被了！以上是我的一段真實故事，我希望同道們，在任何的危難之中，默唸觀世音菩薩的聖號。

感應

「人生」主編性如法師要我寫篇文章，只苦於我未曾投過稿，在我就把它寫出來，供養給同道們。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當民國卅五年秋間，外子奉調西安任職，他因任務重要，就先搭飛機走了，留下我們母子三個人住在蘭州。不久共匪叛跡顯露，時局緊張，因此，我就不得不離開蘭州，於過路上不太平的事；隨後過了幾分鐘，又有一輛軍車翻倒路底，我們也就到了平涼。我們休息期間，傳來一個消息，說是在我們來的路上，約離平涼廿餘里處，又有一部商車被搶了，而且還傷了人，算來土匪們祇剩下一點點空隙，讓我們逃過，這件事情，現在想起當時的情形，「念彼觀音，不能損一毛！」這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動，事後我除了對親戚朋友廣爲宣揚外，益發增加我自己的信心，同時我也感念母親對我的影響，她老人家信佛極虔，記得我十九歲那年，她就皈依了圓英法師，在家裡也時常教我誦佛號，我自此就與佛結了緣，倘非如此，怕也就不會在危難之中，而得到佛力加被了！以上是我的一段真實故事，我希望同道們，在任何的危難之中，默唸觀世音菩薩的聖號。

淨謀

秋

思

念無

一陣涼風，吹落幾片桐葉。落風葉在風中打旋，輕嘆着悲秋。我數着綠茵上飄零的葉子，三片，五片。挺立的梧桐樹，依然濃蔭沉沉，它不過是留不住那早衰的，枯黃的一代，讓它們辭別故枝，好做「去陳佈新」的工作吧？這這裡季節的分野，向是混淆不清的，大自然的變遷，常給人錯覺。可是，今年的秋天，對我像特別的醒目，爽風的秋風，觸摸著心琴，撥弄感情的弦子，使我有更多的悲思，更多的懷想。

母親在秋天出生，也在秋天去世。——最近獲得一封父親從大陸轉運來的家書，信上說：

「農曆九月初七，係汝母六十冥壽之期，屆期我將香花供養，表示紀念。汝如能做佛事追薦，以補我之不逮，則尤所企盼」。

母親過六十冥壽了，在我的記憶裡她有年青姣好的面龐，優雅溫婉的風姿。我不知道母親的命怎會這樣苦，竟是多病短壽，盛年凋謝，可算一生在希望和期待中煎熬過去，「離別」一直磨折她到死。最後，仍然帶着她憧憬的「光明遠景」，埋葬於故鄉的荒烟衰草中了。她終沒有等得及抗戰勝利，讓女兒見她最後的一面。

抗戰離亂八年，關山迢迢，郵遞阻絕，我不能想像她過的是怎樣的日子。那時手下拮据，臥病數年，莫談醫藥調理，賴以苟延性命的，也只是粗澀的雜糧。唯一支持她病體的是「希望」，希望趕快勝利，丈夫，女兒反歸家園，團聚一堂，暢叙幾句離衷，於願已足了。母女團聚，本來是天倫尋常的「庸福」，在母親垂危的病榻邊，却成了渺不可得的夢想。

「人生若夢」一句老話，大約僅能適合於作美的回憶時的慨嘆，假如一個人，根本連「夢」都沒有做成，豈不是最慘憺的悲劇？

三十三年故園的秋風裡，留下母親最後的一聲嘆息，傷心地嚥下最後的一口氣，抱憾終天的辭世了。距離我們，只差了一年。

每逢秋季，黃葉蕭蕭，想起母親恩女的慈心，會像枯葉一樣破碎了。雖年代久遠，也不能稍減我的悲思。尤其今年，母親六十冥壽之期，不止是形式追薦的問題，——追思母親

，却有了深一層的認識。

因為孩子食笈遠中，單獨旅居在外，近月以來，我的懸念之苦，確是自己做不得主了，無論行路，做事，進餐，不自覺的就想到他。不知如何安排這顆心才好。

白天，孩子們都上學去了，寂寂庭院，如孤雁飛去的空巢。當然，牽掛着的是飛得最遠的一個：天涼了，不知他可會加衣服？他最愛穿單衣。平時在家，那次不是把衣服預備好了，看着他穿上。

外面下起大雨，想臺中也下嗎？

他出門向來怕帶雨衣，淋得傷風了，可糟！

弟妹們又在為半隻蘋果的大小爭論了，可惜就沒有他的份。

餐桌上，還剩下半碗可口的菜。而他遠在數百里外的大飯廳裡，喝的是鹽水湯，吃的是分量不夠兩碗飯的帶皮的苦蘿蔔。

他能在臺北上學多好，住在家裡，方便，省錢，又舒服。今夏考試的「一分之差」，起初似乎僅是一丁點「美中不足」的感覺，現在變成坑人的「痛楚」了。

啊，母親，逝世十四年的母親，過去，你老人家怎麼思念你的女兒來着？今年的一秋，讓我深切的體證到了。「養兒方知父母恩」，反覆吟吟，給我無限的悲愉。由「女兒」變了「母親」，方明白了「愛是犧牲」的含義；這種「死心塌地」，毫無條件的愛，——不想得到絲毫酬報的「付出」，使我們從母親處「取得」的，總是那麼豐盈，而「給予」的又何其微末？然而，做母親的，何嘗想到過要兒女報答？層層相因，流轉生死，罔極深恩，如何報得了？這「天性」的，「

涵蓋的」，「無微不至」的慈愛，原來普于一切「母心」啊！

由此我相信大凡主張「博愛」的宗教，極採取「母愛」做根本，用它昇華而來。

我深信母親的心，足以比美菩薩的心，不同的，母親的對象是子女，菩薩的慈悲却普施一切眾生。

每當秋風秋雨，觸景傷情之際，臨風揮去思親懷子的淚，我總設法使自己深思，引往高一層的理路上去，替自己開脫。——我真正需要一種力量來開脫了。我不必故意唱高調，來否定「情識」的「纏縛」，我覺得發露「真性情」是彌足珍貴的，我失掉了母親，反而認識了母心，「超凡入聖」，將由這一點「私情」來引發。

逢痛必止老牌名藥



人人稱道
到處風行



飛馬牌
百花油

治：頭痛、感冒、咳嗽、喉痛、牙痛、蚊蟲咬傷、燙傷、凍瘡、跌打損傷、風濕骨痛、腰酸背痛、手足麻痺、小兒驚風、婦女經痛、產後腹痛、一切無名腫毒。

每瓶售價：大洋一角、小洋二角、五分。

星請行政院及各級有關機關請求依法發還日據時代僧會住持之寺廟，以爲加強弘法佈教，發展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公益事業，並及招待外賓海外華僑佛徒回國朝禮觀光之用，會建議具體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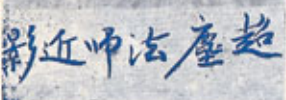
自上月六日起，聘一個月「佛說佛地經」，每晚七時半至九時半，並有粵語翻譯；這次法師爲適應時代，採用最新方式講解經中要義，故每日聽衆非常踴躍，幾無虛席，實爲本港不可多得之法會云。（珠）

高棉訊 於潤八月十二日設千僧大齋，據悉此乃越南西貢大華嚴寺主持壽治大和尚委託此間念佛社林風法師代辦的，一切費用，早在七月已將該款棉幣伍千元匯交負責人林風法師。聞壽公自民國四十二年發起供千僧齋，每年八月間均由壽公出資發心供千僧齋一次。（揚）

△本市跑馬地之母廟，自劉寬順居士接管以

前南京棲霞山寺監院，現任越南堤岸龍華寺住持超塵法師，近隨

前切。○晚通十法星一佛一越
往了現法間赴人師雲法會日南
各解在臺與北。覺師。代代九華
地祖之曾教。世師。表時佛
多國之會佛。世師。禪道許回
拜政同京界園下發彌嚴安抵國
佛治事邁人參機行勒精法達祝
教與道各氏加並由張內代師松壽
之佛友大衆簽由張內代師松壽
名教。寺晤名儒若代表善機光
勝之門。廟一祝生虛表隆導場隆
古進生佛。及堂壽黃及自法該
蹟步弟佛。身。趙道立法師持日專
情。子學歡下蘭茂法師持日專
大形很服之返如。小林師。演前機
德長。多服之返如。小林師。演前機
長振。務情善獻王人。蘭法歡上
者作超。與。華花德生。蘭法師迎
。數師教盜。休居士。佛。者。十
法日爲於休居士。編會監有
師迫求多言息隨等性會長。月
二留深年表。團數。悟悟中



△中國佛教會自整理就緒第三屆改為常務理事制改選成功以來，在首席常務理事甘珠爾瓦活佛領導之下，積極推行會務；深獲各界崇信，聞該會頃為展開全國佛教寺廟整頓工作，特來會決議；具文

內政部登記內臺台誌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台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台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

法師，爲提倡孝道，敦進倫常，以

發揚民族固有之道德，培養中興復國之元氣，特自
上月旬起，每晚在該堂宣講地藏本願經；法師學
養湛深，辯才無礙，故自開講以來，聽衆日益增多
，法會盛況空前云。（覺）

熱心弘法的陳植村居士，不計於上月七日在北門法華寺逝世。經火

化後，檢獲舍利一顆，附近信徒聞訊，前往瞻仰者絡繹不絕。陳居士於民國三十八年負笈，從臺南到高雄，居炳南居士之別墅，依老師從其學習，如佛法日，經中拜老居士，觀彼往來，生時之瑞相，定一生極無二，修老，精進，解脫，觀老，從師，之瑞，相，定，生，極

自去正心佛學院結業後，即往大

嶼山東涌菩提院閣藏；今春應賢德、慶嚴、圓慧等十數位學人之請，爲彼等講授因明及四書，最近復又應香港道慈佛社，楊日霖與陳寶恒二居士之請，

於閏八月十二日毀千僧大齋，據悉

此乃越南西貢大華嚴寺主持壽治和尚委託該
佛社林風法師代辦的，一切費用，早在七月已將該
款棉幣伍千圓匯交負責人林風法師。開壽公自民國
四十二年僧尼一次供養，每年八月間均由壽公出資
發心供千僧齋一次。(揚)

來，克苦經營，將自己之母廟，自劉寬居士接管以
舊安地捐出，興建；該廟殿宇房舍換全部棉幣二十餘
萬安地捐出，興建；該廟殿宇房舍換全部棉幣二十餘
西三方聖在樓上；於殿後空地新建一座三層殿，前殿依
中華正堂參加者，懷西二八月師持三字空開成，光禮請
，是日前往慈瑞者，五六百人，師持三字空開成，光禮請
，昨人跡罕至。洞山京二，百十餘里，棉蘭頃前省轄之揚
近此野嶺。自八月初八日舉行道場，牙是處，荒山片
將完此巔。成，月十二日舉行佛年，落成及佛相最
座典禮，並恭請大中華但覺寺舉揚法師蒞成，及佛相最
不絕，雖領盆大雨，但覺寺舉揚法師蒞成，及佛相最
續；是日，雖領盆大雨，但覺寺舉揚法師蒞成，及佛相最

本會啓事

一、本會鑒於預定完成時間將近而欠繳經常務會議決於本（十一）月七日召開第十一次

1. 本會決本印藏初衷克服經濟困難護法

2. 凡未繳滿第十六次款之訂戶暫將藏經停

第廿二次知催繳俟其繳足規定次數（現應繳至

情之處實非得已）再將藏經寄發此因藏經成本高昂不

二、查大藏經第二十九冊（平裝第五十七

冊）內一頁係屬於第三十卷中者按此項錯

誤經核為原本有誤已將該冊之第一一五頁另印

一紙寄發敬請各訂戶自行裁裝為盼。

十六次以上已分別通知備繳外敬請已繳十六次

以下訂戶迅賜繳足規定次數為荷。

信昌印刷廠承印